



鮎埼亭外集卷十八

鄞 全祖望

記三

東四明地脉記

四明二百八十峰各據一面東七十峰連寧波之鄞
慈二縣境西七十峰連紹興之姚虞二縣境南七十
峯連寧紹之奉化嵗二縣境北七十峰亦姚慈之縣
境也而仗錫為四明山心居中以運之然所謂二百
八十峯之派或比連或中斷或曼延或飛度紛綸變
化不可究詰雖昔人作圖經者亦未能了然也予以



陰陽之運凝而為山融而為水實一氣也水之所出必本于山山之所窮即寄于水故神禹未導水先導山今即以觀山者觀水而其址界安所適乎以東四明之七十峯言之正派為鄞支派為慈而鄞之派又分為二其在江之西南者正派也其在江之東南者支派也大江橫置其間是群山之尾閭也西南之派又分為二由仗錫至它山者為正派旁出抵大雷山者為支派而水道隨之以分它山之水導源由上虞之斤嶺經小嶺上庄龔村為一支其自上庄之南出分水嶺至蘆栖坑又為一支其自分水嶺之南歷仗錫

杜舉鄭岩又為一支鄭岩之水東流與蘆栖坑水合至大皎而龔村之水至小皎分流至鯨魚山前而合于是至蜜岩過樟村又一支自仗錫之南出天井一支出灌頂並至平水上下而合所謂大谿者也又東至于它山其謂之它山者水北皆山西水南無之至它山忽矗一小峯以相對故得于此置堰又東歷洞橋合響岩諸峯之水入桓谿為前港未抵洞橋自鳳山旁流入仲夏合石臼諸峯之水為後港二港之水會于沙渚又十里合鏡川戚浦諸流放乎櫟社直抵長春門瀦為日月雙湖大雷山之水自鳳舉出一自林

村出稍東經望春白鶴諸山下其初有廣湖德以蓄
水既廢遂合兩道之水直抵望京門入月湖與它山
之水會它山之水盛則城外有行春烏金積瀆三磧
以洩之江大雷之水盛則城外有保豐磧以洩之江
前此它山之未有堰也豁流灑泄入江而江潮深入
內地長春門外兩岸五十餘里之田皆不可耕而望
京門外之田賴廣德湖以得振然猶恐桓豁前後港
之水西向撞擊此仲夏堰所以為二水之界也它山
堰既立而洞橋以東為塘河清流湛然未幾廣德湖
亦塞為田大雷之水橫穿而至不待入城而後與它

山之水會矣蓋自仲夏斜行一來會于沙渚再來會
于鏡川三來會于櫟社仲夏之堰由此而毀既入長
春門而餘波在城外者尚與西來之水會于崇法寺
岡是它山之全勢實合大雷之水以行其不盡收者
方詔白鶴諸山而出合鳳舉林村之流以為望京門
之渠耳或疑它山在四明諸峯中不為偉不知萬山
之水賴此渺然者而莫則尊矣大雷本其別子固宜
朝宗之恐後也黃南山僉事以鄞脉出于錫山至桃
源次于崇法寺岡入南門雁鎮明嶺
直抵候濤山而止考之宋元人皆無此說且錫山在
它山之西大雷山之東其岡隴左縈右拂若為兩山
之介絕而水勢亦兩相呼應非能獨成岩壑者也安
得擅一城之脉乎自南山以來皆守其說予竊以為

不然故東南之派亦分為二太白為正派大梅為支
特詳之派而水道亦因之以分太白山之水自大函同谷玉
几育王而下為寶幢河由三谿而下會于東吳為東
吳河由黃花谿而下會于小白為小白河皆至大函
山下合寶幢河溯江東諸磯間以入江而育王之背
則為鎮海三河所歷之山莫高于太白者大梅山之
水會于橫谿七十二流注焉畜為東錢湖而谿水溯
湖之諸堰亦自江東諸磯間以入江其中萬山錯互
而以金峩為案其背則奉化之交其旁出者由大嵩
薄于海岸而止丹山圖詠不知太白諸山亦屬東七
十峯所有而止收大梅所謂星一漏

也十者此鄞城之形勢也蓋城外阻江以為天險而仗
錫諸山之龍飛而鳳舞者萃于城中之雙湖故江東
兩道之山祇足以為外衛然猶恐城中之氣之闕也
則引雙湖之水自三喉出以通之是其建置之精古
之鄞城所弗逮也其自大隱而下則屬之慈谿然不
過分東四明之十二而單鹿諸峯則北面來注之者

小江湖強堰記

它山堰之截江也夾輸之功莫過于陳府君之回沙
開觀于王寧軒四明志所陳三策沙之為患其亦鉅
哉近者兩岬之沙頗不為患說者以為明沈令增高

堰址之功雖未必盡然而沙之乘流而至者則已少
故回沙閘亦無過而問者岸谷變遷不可以常例語
要之陳府君之苦心不可沒也至堰南有龍舌則舊
志皆未之錄嘗觀其規制蓋即水中天成之沚而護
以石雄偉堅壯斜障水勢居民以為堰之得有程度
旱則七分入湖三分入江澇則七分入江三分入湖
者皆賴此蓋有神術焉近則其石崩壞而堰水不問
旱澇入江者多入湖者少顧疑三元叅修至正志其
于小江湖上碑閘隄壩之屬蓋三致意焉而此獨不
載其呼為龍舌特出于土人之象形耳則其不見于

志甚可疑也及讀魏吉州峴它山水利脩覽有云堰
南得小嶼屹然洪流中有捍防之勢人目為強堰乃恍
然曰治即所謂龍舌者也強堰者謂其本非堰而似
堰也但據吉州之言則強堰出于天然未嘗施以人
力今之加以石者不知昉自何時夫萬山之流奔迸
而至忽有橫厲其衝者雖強不能不圯故石工必不
可已况其地當回沙閘之上流則亦式遏之一助也
良法苦心如此而始事之人闕如予甚恨之大畧當
出于至正以後故王志無之今叅攷舊聞仍標其強
堰之名以易龍舌且為之記由近日水道觀之回沙

閘尚可輕而強堰較重及今雖少崩壞其地尚未盡
圮亟修復之猶可為也更遲之則逾難矣吾鄉民命
盡係于江湖諸陂塘之功有司視其廢而莫之治何
古今之賢否一至此也

高尚澤釣臺記

唐賀秘書之故居在吾鄞城南馬湖故其地曰賀家
灣有池曰洗馬以秘書族祖德仁故也去馬湖不數
里為响岩秘書之別墅其澤曰高尚蓋明皇賜句澤
之上有秘書臺焉城南之山水皆屬東四明一帶所
磅礴無不奇者至响岩益清越蕙江九曲澄碧無際

瀕江石壁橫厲如屏風水北作聲水南應之嘹唳如
石鐘而寥天淡蕩時見空中色相如佛影岩下有洞
槎頭鱖之所聚漁人終歲取之不竭殆文選所云丙
穴者也江東產鰣之富莫過于浦隱顧其風味遠遜
是間數倍岩上篔簹數萬蔽天拂日長有雲氣護之
又有鸕鷀千群往來池中而北岩則有頻伽飛鳴其
間此釣臺之大槩也當日秘書御風仙履朝遊剡曲
暮宿石梁浙東洞天都歸嘯傲是臺特遊息之一區
耳而其勝絕如此環臺左右而居者為葛氏吾友巽
亭之祖宅也山中更無庶姓巽亭致疑于其家譜言

遠祖有官太尉者實偕秘書居此顧何以不見舊志
予考葛氏原籍潤州之丹陽其居鄞始于宋慶歷中
贈都中郎中旺實自處州之麗水來則太尉之說非
也都官為鄞江先生高弟以多學稱隱居不出故世
遂以高尚澤稱高尚宅屬之葛氏都官之子度支暨
度支之子主簿皆荆公為作志世德如此何事遠稱
太尉以蹈沈約魏狀之失巽亭曰然吾固疑之得子
言而益信也予嘗遊桐廬江上縱觀嚴公東西二臺
其地勢良寥廓山高水長令人興一絲九鼎之感然
是臺之秀則別自有不可揜者今葛氏收之筆床茶
灶之間何其幸也因語巽亭令修復其故址臺于別
為祠三間祀秘書而配之以都官予將棄人間事來
作祠下史看山看竹日哦詩佛影中飢則啖青鱖以
為糧雖萬戶侯不易也

紫清觀蓮花塘記

宋尚書豐清敏公之故居在桓谿既貴後在月湖而
其園在城西清敏身後築紫清觀以奉祀元時豐氏
他徙其地為人所侵布政公于明正統中自定海歸
鄞失其故居卜之遇豐之草喜其與姓符次日訪得
紫清觀于城西遂復先業其事甚奇崑山葉文莊公

登之水東日記歷傳學士考功父子中興甚盛考功
晚年以放蕩廢家日落其後建昌雖以甲第繼之弗
能振于是豐氏遂衰而紫清觀不可問觀本附郭遠
觀三里皆田塘妙蓮彌漫水中甲于四明蓋猶豐氏
之物也嗚呼人心畏暑水面搖風清敏所以折巨奸
者以詠蓮之詩著則是蓮也關乎元祐黨人之逸事
蓋比之指佞之草而清敏又嘗領鄉郡黃僉事楊教
嘗知明州而宋史無之殆出于豐氏世譜然當是領鄉郡是即其甘棠也七百年
以年光景長新過斯塘者究然岩岩諤諤之風裁園
雖亡其人如在焉古人之足為蓮重者茂叔之學統

清敏之風骨茂叔之行藏非若清敏之時也故茂叔
之所寄託其言渾然而清敏則侃然要所謂出淤泥
而不染其志同潔其行同芳清敏之後為吾鄉四姓
之渠名德接踵監倉太平二公之忠節吏部父子之
講學定城之吏治至有明而為布政學士二公之直
諫俱不愧于花之君子清敏之澤遠矣今豐氏之子
孫蕭寥衰替蓋亦極盛之後難繼歟荒郊斜日遊人
增感然而清敏之蓮非僅其子孫之所當護惜者也
理義以為雨露名節以為風霜瞻仰舊德其必有肅
容而至者矣

董孝子墓柱記

輿地碑目引祥符圖經云德安軍孝感縣北一百三十里晉孝子董黯家焉故後魏大統十六年改為董城有墓碑然今慈谿亦有董孝子墓徐浩所書碑碣尚存當考按吾鄉孝子乃漢人事見會稽典錄而產德安者乃晉人也古今人物同姓名者極多同姓名而同行者惟此兩孝子為然但漢有兩王商皆戚畹則同姓名而同官有兩京房皆經師則同姓名而同業且又皆同時者今兩孝子相去遠不足奇也獨是古今孝子亦多獨此兩君者一以董名鄉一以董名城

城一以慈名谿名縣一以孝名縣若有無弗同者此則董氏之家話也乃為題其墓柱之石至孝子墓在鄞不在慈徐浩碑在廟不在墓圖經所志有誤者蓋未及詳攷耳又按陳思寶刻叢編云德安之董城乃董永也更識之以備考

真隱觀洞天古蹟記

四明舊志由張津以至楊寔皆過于寥畧一切古蹟闕而不備予嘗思補為緝晉而萍梗南北未遑也客或問史忠定真隱觀洞天之勝因疏舊聞以答之史氏先世本居月湖上忠定曾祖冀公為明州吏奉其

母至孝嘗揮金治具挽舟遊湖中而大吏者俗人也
聞之恚其不告摧挫之冀公坐是拂鬱以夫其夫人
葉氏即守節訓子者也見忠定葬五世祖招魂詞中忠定之為翰
林學士也嘗自署鄮峯真隱高宗因御書以賜之已
而入相丐閑孝宗問曰師相真隱之區已告成乎對
曰未也孝宗曰然則朕當成師相之志即賜月湖竹
洲一曲而詔臨安府以萬金為治觀濱行光宗在東
宮大書四明洞天四字贈之先是忠定嘗登四明山
中入雪竇出仗錫求所謂洞天故址不可得至是因
寧宗之書累石為山引泉為池取皮陸四明九咏彷彿

拂其亭樹動植之形容而肖之而于是觀中遂有四
窻鹿亭樊榭過雲南北潺湲洞青樞鞠侯諸勝觀之
左建寶奎閣以貯兩宮御書又建祠以祀四明山王
及謝高士遺塵之像又造划船于湖中以修競渡故
事又割觀之右為精舍以居沈端憲公而湖上之以
洞天稱遂自此始當是時忠定以甘盤舊學致政家
居冠蓋駢集而觀中林泉極盛忠定愛之甚其鳩工
也有上梁文其迎四明山王稟主及高士像也有奉
安文其落成也有銘其為划船也有致語其詩餘中
為觀作者凡數十首而陸放翁來訪為賦四明洞天

詩忠定和之其和鄭郎中革賦九題者再皆觀中之
九題而非四明中山真境也樓攻媿詩曰相家小有
四明山謂洞天也于是忠定仲子忠宣于觀之西築
宅袞繡坊冢孫子仁于觀之東築宅碧沚而文靖亦
構別業于觀音寺址皆邀寧宗御書之賜湖上之勝
遂盡歸史氏蓋史氏自嘉定以後不為清流所與而
忠宣子之仁則為辯之崔克守忠定家法不以宋袞累
其生平慈湖絜齋諸公過從不絕而又重以端憲之
精舍故洞天為之增重終宋之世為遊人之勝場元
時忠定裔孫朝甫欲修是觀清容為作募疏未幾而
不可問矣

重修三江亭記

吾鄉之水凡三條其自剡中而下者奉化江之源也其
自仗錫諸峯而下者鄞江之源也其自蜀岡而下者
慈谿江之源也胥會于城東以入海故曰三江之口
舊有亭焉宋建炎之兵火無復存者集英潘公良貴
則建之自為之記又為之詩謂其盡得三江之勝坐

觀俯揖雖有美堂且弗如欲使遊人平其優劣鄞之
荐紳先生汪思溫蔣璿薛朋龜章皆從而和之其後
石湖來守亦時陪魏文節公遊焉集英終身不置和
議晚歲投閑秦人使人致意亦不荅思陵侍從中尊
宿而橫浦最心折者也其守吾鄉方當還定安集之
際瘡夷未起豈徒夸遊觀之樂蓋亦稍為灰燼之餘
畧振其氣是故斬鯨遼海擊楫中流鄭若谷之和詩
其足以知公之志者也惜其甫一年而去未竟其用
以城東之勝地重之以大賢之所營可以聽其風流
之歇絕耶是以重修而記之嗟予有美堂處通都遊

人過之者多故其名長存是亭遠在海隅履齒所希
到卒不能與之爭勝吾是以嘆山林寂寞之士終易
屈于朝市之徒也

重修眾樂亭記

宋嘉祐中錢集賢公輔來守明建眾亭于西湖左右
夾以長廊澄波碧瓦有如列綉已而入直集賢繪圖
記勝丹陽邵安簡公為記司馬溫文正公王荊公輩
皆為之詩吾鄉湖上故蹟得見于諸宿老集中者蓋
自是亭始其後累圯累復然已遷于故亭之西非復
前此中央夏屋之偉構矣明萬歷中竟為驛吏所據

先宮詹清而復之近又毀予自京師歸草草改作以存先人之遺湖上諸公即令予為之記宋之隆也莫過于仁英之世其時朝有賢大臣故四方牧令亦多得人政通民和休風翔洽集賢之在吾鄉尤一時之望也前此湖已久不治集賢做杭之湖上盡陶其淤因以其土築隄湖上環以花柳即所稱偃月堤是也是亭在隄之南寔逕臨之今堤雖不存猶幸一亭之無恙焉集賢為定安弟子與范堯夫孫莘老齊名學有原本故諸公倡和之詩不徒流連光景以夸一時之盛多足以發集賢之志溫公之詩曰使君如獨樂

眾庶必深嘆陳汝羲之詩曰清墨新名人會不不將民樂廢民勤馮誥之詩曰無俾一夫愁將和四時盛而吳正憲之詩曰疊紙為君書所見不知眾樂誠然哉是尤可以見古良友箴規之誼誠懇集賢之政稍有未至或不遠所言者夫集賢之政美矣而諸公之言猶然嗚呼是豈近人之所能及耶集賢之遺愛治湖一節其小者耳然即以小者言之蓋亦水利之所必需故安簡推本于其憂以致其樂夫不能憂其憂亦豈能樂其樂後世之牧令惟其置可憂者於膜外故不過自求其樂而已耳集賢之亭其鞠為茂草宜也

安簡之碑已無存者諸公之刻已蝕其半予皆別鑿石以勒之而附予記于其次

是亦樓記

袁正獻公世居城南其講堂即所稱城南書院者也講堂之旁有小樓名以是亦正獻遊息登眺之所也深寧居士集正獻之言曰斯區區者直不高大耳是亦樓也不特斯樓推之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莫不皆然即更推之我生通籍以來之宦情皆作斯樓觀曰直不高顯耳是亦仕也蓋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其廣大並其高

明我固有之磨厲不容少怠若自安于流俗而曰是亦人耳則吾所不敢也蓋正獻命名之意如此予嘗謂聖賢之學總不容苟且之說故不特不可以苟生亦不可以苟死不特不可以苟取亦不可以苟與苟生苟取斯其人本庸下之材雖欲為之起懦而不能斯流俗之所為也苟死苟與則固有求異于流俗之心而不知此急功近名之見君子恥之乃獨有不妨于苟者則惟居處日用之間孔子所以稱衛荆之善居室也正獻之名樓蓋祖其意而已從來文章家所叙次園榭之勝不過流連光景張皇其位置之工未

有以儒林之法言入之者故予于正獻之樓特詳其語以見斯樓之存即先哲之學統所寄也正獻之末五百有餘年矣城南甲第鞠為田父之廬予于歷劫以後重求書院之址而出之因并求樓址而出之彼承學之過此者返而省心如聞瞿瞿灌灌之音在耳焉于以去其求安求飽之念而不求至于聖人不止是則正獻之所望也

嬾堂記

鄞西湖十洲之尾舒中丞信道嬾堂在焉中丞本貫慈水通籍後居鄞今城南行春碑旁諸舒皆其裔孫

而城中則明嘉靖中長史纓是也杲堂先生輯甬上前輩詩不知而闕之嬾堂在錦里橋之南居人呼之曰杲底以其為島嶼之畫境也實與樓楚公畫錦堂紫翠亭墨莊相望至今居民尚呼舒官人巷中丞遊天童詩曰昨夜長鬚城裡回報道湖上秋風來醉園雨過月臺冷籬根白菊看看開忽見江頭江月白紛紛笑語城東陌一尊北酒一枰棋未到嬾堂猶是客題十洲松島詩曰歲晚何人同寂寞水西我有讀書堂皆指此也王庭秀遊西湖詩曰誰將水仙境聊借詩人仗微吟示清野鏖戰得閑放坐令湖上景勝絕

神宇王聞說嬾堂居松竹忻無恙其景物之為人追慕如此志乘皆不錄非闕歟中丞為樓正議公高弟本屬正學特以附麗荆公遂為呂蔡一流力與坡翁為難良可惜當時勾餘人物如豐清敏如周南雄如陳文介如蔣金紫寄公如陳忠肅如晁景迂蓋極一時之盛猶中丞臭味不同而卒亦不得兩府乃知逐勢之為無益也吾鄞之不以中丞為前輩并其故跡亦鮮稱道者得非以是故歟雖然中丞之文采則不可揜故南雄與相酌答有舒州唱和集而忠肅亦與于十洲之會凡吾鄞之勝地率以中丞詩著而湖上尤為總特此予之惓惓而不已也予家十洲之烟嶼于嬾堂最近雖竹石俱無存者然每過之未嘗不愛其明瑟徘徊良久嬾堂之後人乾道八年進士烈受業沈簽判公權為程氏之學云

水雲亭記

鄞西湖之柳江當宋嘉祐中錢集賢公輔姑建眾樂亭于中央左右夾以長廊三十間南渡後莫尚書將又建逸老堂于亭南未幾而魏王愷至又建涵虛館于亭北遂為十洲絕勝嘉祐以後居人皆呼為湖亭元人取其地為驛于是逸老堂作南館涵虛作北館

叛臣王積翁之徒立祠享祀而湖上之風流盡矣方
氏據有慶元幕寮劉仁本卹楠皆儒者始重為點綴
復建逸老堂于東眾樂亭于西明初并南館入北館
移逸老與堂亭俱西而以其東為花園雖未能復柳
汀之舊然稍稍振起矣先宮詹居湖上重修眾樂亭
相度于驛館之後即以魏王當日遺址作四宜樓一
覽蒼茫湖光盡在襟袖其北與碧沚菴逕對樓前深
入水二十餘丈去菴亦二十餘丈有水雲亭空時湖
心欲過此亭必泛舟就之過者皆賞其結構之奇而
其地所踞更極日景斗樞之勝不祇景物之移人則

知者尤稀凡吾鄉城中之水皆自小江湖而來進長
春門以滙西湖而支流自大雷者則自望京門而入
以一行山河兩戒之說考之蓋亦四明西南兩地脉
絡也小江湖上諸山其與大雷諸山之派分道而下
磅礴綿延直入城中其在城外者則會于長春望京
兩門之間即豐氏紫清觀一帶也其入城中者正會
於柳汀之北故其氣象倍覺空濛浩渺明瑟無際而
是亭適當之左顧右盼以攬其全方丈之地洞天東
道七十峯如在目前吾嘗謂大李守之鎮明山世皆
知為收拾城南岩壑之紐而不知是亭之北地蓋亦

有深意存焉夫豈徒夸澄湖之清景以恣詞客之遨遊者哉吾聞宮簷之為此也監牧諸公率與荐紳先生來遊環舟亭下列酒鑪茶具而讌集焉蓋有錢集賢之遺風百年以來湖上游踪闐寂而亭亦日以摧舊有王忠烈公印月二字題額今亦不存嗚乎豈知昔人之經營慘淡也爰記之

是時陸氏亦築會泉亭于岍西然其地不如

湖中之勝

胡梅磻藏書窖記

南湖袁學士橋清容之故居也其東軒有石窖焉予

過而嘆曰此梅磻藏書之所也宋之亡四方遺老避地來慶元者多而天台三宿儒豫焉其一為舒閻風岳祥其一為先生其一為劉正仲莊孫時奉化戴戶部刻源亦在其與閻風正仲和詩最富而梅磻獨注通鑑按梅磻之注通鑑凡三十年其自記謂寶祐丙辰既成進士即從事于是書為廣注九十七卷通論十篇咸淳丙午從淮壩歸杭都廷平廖公見而題之禮致諸家俾授其子弟為著讎校通鑑凡例廖荐之賈相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既而軍潰間道徒少歸里丙子避地浙之新昌師從之以孳免失其

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注之訖乙酉冬始克成編
丙戌始作釋文辨誤梅磻以甲申至鄞清容謂其日
手抄定注己丑寇作以書藏窖中得免當是時深寧
王公方作通鑑答問及通鑑地理釋亦居南湖而清
容其弟子也顧疑梅磻是書未嘗與深寧高確此其
故不可曉豈深寧方杜門而梅磻亦未嘗以質之耶
要之梅磻是書成于湖上藏于湖上足為荷花竹墅
之間增一掌故而以帶水之間兩宿儒之史學萃焉
薪傳未替湖上之後進所當自勵也先生所著江東
十鑿四城賦清容比之賈誼張衡後世不可得而見
而是書則其畢生精力之所注其初釋褐嘗為慈谿
縣尉為郡守厲文翁所刻去及喪職後居鄞久愛甬
上之土風擬卜居焉其時正仲亦欲留甬上皆不果
而先生之孫世佐卒成遺志來卜居則是窖也不當
但以寄公之踪跡目之也

九靈先生山房記

姚水之東慈水之西有蜀山焉其地兼明越之勝山
之左有永樂寺九靈先生寓于此九靈故浦江人柳
文肅之高弟也明兵定浙東九靈避地于吳中依張
氏久之挈家淳海至膠州欲投擴廓軍前不得達乃

避地于昌樂久之浮海至寧定計隱于寧初卜居于
定海繼卜居于東湖尋卜居于花墅湖其後遂止于
寺時洪武六年矣又十年而彼徵太祖欲官之九靈
不可忤旨下獄明年暴卒錢尚書受之以為自裁云
或曰九靈初家居明兵入金華大帥嘗以九靈入見
太祖相與論取天下之略甚稱旨而其後歸于淮張
淮張亡始變姓名曰方雲林避地于寺天下既定有
使者至寧過其寺見九靈而異之還朝以所變姓名
上荐徵之至則太祖猶識其為九靈欲大用之會有
譖之者乃抵除工部主事九靈意不樂逃去太祖大

索得之下獄以鐵銀鐐穿其項下骨卒火化其尸年
六十七今其文集附錄有祭雲林文

此說見黃存以
吾閑中錄

予攷之使九靈曾見太祖于金華初定之日又曾奏
對稱旨則其時太祖方旁求不應復聽九靈之還即
令太祖不甚物色而潛谿諸公已侍太祖幕中不應
復聽九靈之還况九靈之惓惓于麥秀黍離殘山剩
水者其必不肯輕出明矣九靈不肯屈身異代則雖
大用之亦必不受使其肯出則工部之命亦未必逃
斯乃世俗流傳誣善之詞小視九靈而不足以盡當
時之情事不必深辨而自明者也九靈以不肯屈身

而被繫顧其死不甚明使其出于自裁固為元畢命
即令以度死亦為元也九靈之大節不必果出于自
裁而要可信其為元也然則山房雖小足以為寺重
足以為吾鄉重予每過此輒徘徊竟日不忍去非徒
以蜀山之勝也嗚呼古來亂喪人才之盛莫如季宋
不必有軍師國邑之人即以下寮韋布皆能礪不仕
二姓之節然此則宋人三百年來尊賢養士之報也
元之立國甚淺崇儒之政無聞而其亡也一行傳中
人物纍纍相望是豈元之有以致之抑亦宋人之流
風善俗歷五世而未斬于以為天地挾元氣歟九靈

愛此寺之勝思永其采薇采蕨之節而不克豈知此
寺之不朽正以九靈耶至九靈之別字為雲林則見
于烏春草集然未嘗變姓也

海巢記

殘元遺民以文苑臣子而不屈節者蓋多有之而為吾
鄉之寄公者三人九靈戴先生良玉筭張先生憲暨
丁先生鶴年也戴寓于慈水張寓于鄞而丁卜居于
定海其所居在浹口所稱海巢者也鶴年之來此也
以其從兄吉謨雅丁官定海之故由武昌徒步奉母
而來海氛未靖鶴年轉徙島上靡有定止及難稍平

始為浹口之巢可謂窮矣而宣光綸旅之望至老不
衰何其壯也鶴年以朝不坐燕不與之身豈有故國
故君之託寄况又出自西域非有中原華閥之系望
乃欲以藜床阜帽支持一代之星火其亦間世之豪
傑也已桐江一絲扶漢九鼎然則浹口之巢豈不為
殘元七廟之所維繫哉明室大定鶴年窮益甚顧介
亦益甚雖饘粥之需未嘗妄受冬衣不能拚脛嗚呼
陶泉明雖高然尚不卻檀道濟王弘之餽論者不敢
以此遽為泉明貶蓋論人者于其大也而鶴年之夏
夏則投泉明又過之矣予來浹口求得海巢而過之

驚濤落日如聞於邑之聲雖荒蕪之餘猶令人感慨
橫生梨洲黃氏論宋元二季人物以為皆天地之元
氣一如陽之過于陰而不得出其聲為雷一如陰之
過于陽而不得入其聲為風晞髮白石之吟陽氣也
強厭于元憤盈而無以自洩隙未百年而高皇帝發其
迅雷丁戴諸公之吟陰氣也臨以明之重陽故不能
為雷而如蠱之風不久而散此亦梨洲就其身世而
立言耳君臣之義何所逃于天地之間此耿耿不散
者孰為陽孰為陰其激怒旁魄俱足為書其哀唳悽
愴俱足為風不可以岐而視之至于鶴年之詩頡頏

于馬伯庸薩天錫余廷心之間則前輩之表章已多
尚其小焉者也

方國珍府第記

方國珍亂浙東所據為慶台溫而兼有紹興曹江之
東境以通明壩為地限其用刑甚嚴犯其法者以竹
籠投于江明太祖招之國珍約降而不奉朔徘徊持
兩端及湯信公以師渡江國珍逃竄入海已而自歸
太祖不責前事賞以千步廊百間而國珍子亞闕舊
嘗在金陵為質子建言當葉城于沿海以防倭太祖
祖詔下信公施行于是始築定海等處十一城定海

城為衛而以大嵩穿山霏霽翁山四城隸之觀海城
為衛而以龍山城隸之昌國城為衛而以石浦錢倉
爵谿三城隸之皆以亞闕之言也國珍父子于元末
群雄為首亂竄竊一十八年真人出而瞬息火息其罪
甚鉅而吾鄉藩籬之固則亦其父子實啓之不可謂
無功其府鄉府城因元和隳天下地城池而壞者雖
築于納麟之手而亦至方氏始完不然嘉靖以後王
直徐海之亂荼毒更有不可言者矣國珍所居即元
時都元帥府也宋時為慶元府治元人始改歸附後
都府治而移總管之治于東為寧波衛又廓都府之後為內衛有甬道以通前歸

附後為安遠驛又取其右為園歸附後為提舉司又
立萬戶府于譙樓西歸附後為鎮撫司之獄國珍三
弟其一為右丞國璋一為叅政國瑛其一為行樞密
國珉故別建二府于鑿街以居國璋歸附後為湯信
公署尋以賜萬指揮鐘後為屠侍郎第者也建三府
于問俗坊以居國瑛當史越王第宸奎閣之右世所
稱史府菜園者也歸附後以賜李指揮齡太祖命詹
孟舉書武鎮坊以旌之後為張方伯第者也建四府
于五臺寺東南以居國珉歸附後亦入官後為黃僉
事第者也易代以來寧波衛已改為巡道治而所謂

驛謂司謂獄皆廢祇鑿橋屠侍郎第尚有存而張氏
猶其傳花廳之名嗟夫都府在宋時為絕盛有窻曰
四明有洞曰桃源有臺曰百花有軒曰叢碧吳履齋
諸公之所觴詠也豈意其一變而為桑海之場乎然
而隗囂故宫見于杜工部之詩而王暉亦嘗咏劉豫
之書舍則雖渺然小腆之陳迹未嘗不可存之為志
乘之助也明初群雄割裂祇國珍以令終既內附有
女適沐黔公子在滇中凡鄞人仕滇如應布政履平
革女敦鄉里之誼還往若親戚然則方氏之竊據也
所謂盜亦有道者耶群從弗戢竟隕厥宗悲夫

鮎埼亭外集卷十九

鄞 全祖望 紹裔

記四

宋文憲公畫像記

宋文憲公之學受之其鄉黃文獻公柳文肅公淵穎先生吳萊凝嘿先生聞人夢吉四家之學並出于此山魯齋仁山白雲之遞傳上溯勉齋以為徽公世嫡予嘗謂契中之學至白雲而所求于道者疑若稍淺觀其所著漸流于章句訓詁未有深造自得之語視仁山遠遜之藝中學統之一變也義烏諸公師之遂

成文章之士則再變也至公而漸流于佞佛者流則
三變也猶幸方文正公為公高第一振而有元于西
河幾幾乎可以復振徽公之緒惜其以凶終未見而
止而并不得其傳雖然吾讀文獻文肅淵穎及公之
文愛其醇雅不佻粹然有儒者氣象此則究其所得
于經苑之墜言不可誣也詞章雖君子之餘事然而
心氣由之以傳雖欲粉飾而卒不可得公以開國巨
公首唱有明三百年鐘呂之音故尤有蒼渾肅穆之
神旁魄于行墨之間其一代之元化所以鼓吹休明
者歟乎于故京兆胡文鹿亭墨齋得拜公像蒼渾肅

穆亦如之乃益以信詞章之必肖其人而經術之足
重也嗚呼公初膺高皇帝殊眷傑直內廷宮袍侍晏
至尊為之強酒至賦醉學士歌可為遭際之隆及其
晚年失契萬里西行垂老投竄于棧閣之間亦已悲
矣君子所以致嘆于永終之難也公之謚賜于世宗
之代諸家皆曰文憲而是軸獨稱為文穆當以質之
博物君子

方文正公畫像記

遜志先生以十族殉讓皇孫枝一葉出自二百年而
後誠不意其遺容尚有存于世間乃知成祖之所以

漸滅先生者無所不至顧世人之所以保護而流傳
之者亦無所不至舊史謂先生豫于削奪宗藩之策
又嘗有反間燕世子之策梟亭陸氏辨之謂先生之
詩惓惓欲化刑名之士歸之伊周則固不以當時所
施行為然矣予謂先生豈特不豫此策抑必嘗爭之
而不能得者當時先生但傳講幄不足以阻齊黃之
廟筭也草除之口所以污先生者方且有叩頭乞哀
之說況其餘乎迨南中賜謚科臣李清引得正而斃
之語遂謚文正閩中賜祠又命以姚廣孝像跪階下
先生雖稍吐氣而明社遽亡在天之靈非所願也近

來多以先生宜祀學宮累請未得先生之應祀人皆
知之將來必有行之者試讀先生幼儀則聖功之始
也宗儀則正家以為治國之本王道之基也雜誠則
君子體事咸在之功也其力排釋氏則高出于潛谿師
傳百倍者也深慮論則經世之名言也先生而不應
祀法誰其克應之者嗚呼先生之初見潛谿也潛谿
贈之以詩比于周之容刀魯之璠璣傾倒至矣然則
公之像足登于東序足圖于明堂何幸得瞻仰而貯
藏之也是軸神氣如生粹然春溫令人想見容刀璠
璣之善于形容遜志集中亦有摹本弗逮也顧疑先

生之狀貌亦清臞一背而其麻衣入哭抗詞不屈何其健也是殆所謂大勇若懦者非耶

薛文清公畫像記

少讀敬軒先生傳謂其膚清如水晶五臟皆見怪其相雖然先生以正學上紹前儒豈必區區夸其賦形之異以四十八表讀孔子此緯候之陋也近得先生畫像醇古真龐盎然有道之容此先生學道以後氣象豈徒後世所稱而已乎明初學統遜志先生起于南曹學正起于北嗣之則吳聘君起于南先生起于北三百年來導山導水必自四君子為首先生之學

非後世所敢議顧崔公後渠之言曰先生之佐大理王振引之也當時若辭而不受豈不愈于抗而得福歟于忠肅之受害也先生固爭之矣若爭之不得而即去豈不更偉歟劉公戴山之言曰易諸之役先生時為大理何以不言或曰時方轉餉貴州猶可云位不在也忠肅擬極刑先生但謂天子新復辟不宜誅戮以傷和氣請減為斬恐非心之所安也梁谿高忠憲公亦謂此不能為先生解者足見後人之可畏予謂平情而言王振以三楊之言援先生入大理推挽在密勿先生不知也既受命三楊始告之先生毅然

不往謝彞抗之而得禍先生無尤也易儲之役先生
既不在官及歸成事無可說者良亦不得為先生咎
惟于公之事先先生顧心不以為然而言之不力此則
未免怵于曹石之凶威而于道之分際有未盡百世
而後先生復起不能不謝以為師友也予觀先生性
稟蓋在善人有恒之間其天資之粹美誠善人矣但
善人不踐迹而先生按規就矩苦身持力尚從有恒
入手及其晚年則造于君子有明儒苑為新建之學
者多抵訛先生其排新建之學者又過于崇奉先生
皆非中道不揣擣昧自以為得先生之定論蓋先生

之得天者不如遜志而所造則學正之流若後渠蕺
山之責備此後學所當警心者豈得謂其奇哉抑先
生之晚節自有過于前人者嘗聞臨川李閣學之說
以為朱子每值去官必致箋當路惓惓宮祠似未能
忘情于祿廩揆之于義稍有未合今觀先生之歸石
亨欲為之請勅即家塾敷教足以自養先生謂君欲
謀養則不必辭官因援魯齋之例不受夫設教非宮
祠之北而先生不受則高出于朱子矣此則可以為
百世之師者也予既記遜志先生像又記羅文毅公像
合為一軸懸之齋中束帶陳其遺書而仲止之

羅文毅公畫像記

文毅公之自言曰予賦性剛見有剛者好之若飢渴之于飲食不能自喻于口也求之不可得則尚友其人于古相與論其世如侍几杖而聆警歎也歎歎企羨至為江下或曰剛折而柔存此非知剛者也夫不剛乎地不柔乎天未嘗墜而地有陷非剛者存而柔者墮乎山止而水流山剛而水柔柔非剛者存而柔者去乎毛髮附于頭顱孰剛孰柔頭顱存而毛髮落者又何故乎齒之以剛而折剛之無本者也故蘇氏之言曰士患不能剛耳其折與否天也于剛乎何尤

為是言者鄙夫之不能測者也嗚呼文毅之言可以興百世之頑懦者乎予嘗博考古人真能剛者亦僅而遇之宋大儒如晦翁西山明儒如敬軒天下無間言然晦翁卜得遯卦遂不復上封事夫封事當上則上之耳不應計其休咎也西山晚年再出以和扁譽時相果本心之言耶敬軒當于王之死亦不能力爭無乃皆于剛之分際有歉耶晦翁敬軒猶不失潔身之義西山則不無慙德矣末學小生豈敢妄議前儒然已有先我而言之者非創也文毅之言可以興起百世之頑懦者乎自講學之風盛學者自負其身心

性命之醇而氣即其粗焉者也夫善養吾浩然之氣
孟子之言也臨大節而不奪孔子之言也此不過懦
夫借此以捨其趨利避害之情狀其流弊至于無若
無父而不可挽非細故也文毅一鳴輟斥雖蒙賜環
匆匆遽去未得展其正色立朝之量君子惜之今相
去三百年矣百鍊之金芒寒骨重猶巖巖浮動于目
中歎嗟企羨不異伏謁于几杖警歎之前也

唐陳拾遺畫像記

蜀人自古多文章漢之司馬相如王褒揚雄皆蜀人
也文章之衰至六朝而已極唐初未有以變之而茲

思復古者陳拾遺亦蜀人也大白遡詩之流變則推
拾遺之高蹈昌黎亦稱其善鳴終唐之世必以復古
之功歸之先河之祭拾遺之所就亦偉矣雖然以拾
遺之才自足千古何以不自愛惜呈身武后之朝貢
諛無所不至丈夫之文婦人之行可為浩難重拱四
傑與拾遺生同時其文則所謂時風眾勢之文也拾
遺則所謂古學也義烏一檄為唐室中興之先聲擬
之博浪沙之椎亦足以震報韓之胆予嘗謂東漢以
後無文章諸葛公出師表足以當之六朝無文章淵
明止酒諸詩及韓顯宗荅劉裕書足以當之而歸去

來詞尚非其最唐初無文章義烏之機足以當之皆
天地之元氣而不以其文之風調論也拾遺雖有高
蹈之文如其穢筆何且拾遺以此自結于武后不特
用之不甚達抑亦終不免于禍悲夫以此知降志辱
身之終無益也予于同里竹湖陳氏得見拾遺之像
清腴軼俗不問而知為俊人嘆其才之高而一失足
成千古恨也酌以一尊而記之

宋王尚書畫像記

往者太原閻文百詩篤嗜深寧先生之著述三屬人
入鄞求先生之行狀神道碑墓志欲附之卷尾又求

其畫像欲摹之卷首而皆不可得先生孫枝在鄞者
零落其在紹之上虞者亦不知其盛與否也予罷官
歸同學葛君巽亭為予言榆莢村王氏有先生像亟
喜往請而觀之亡宋遺民所云咸淳人物面目當時
已等之彛鼎况大儒如先生乎先生之學私淑東萊
而兼綜建安江右永嘉之傳予于同谷三先生書院
記言之詳矣生平大節自擬于司空圖韓偓之間良
無所愧顧所當發明者有二其一則宋史之書法也
先生于德祐之末拜疏出關此與曹淵子輩之潛竄
者不同先生既不與軍師之任國事已去而所言不

用不去何待必俟元帥入城親見百官署名降表之
辱乎試觀先生在兩制時晨夕所草詞命猶思挽既
渙之人心讀之令人淚下則先生非肯愬然而去者
今與淵子輩同書曰適妄矣其一則明儒所議先生
入元曾為山長一節也先生應元人山長之議史傳
家傳志乘諸傳皆無之不知其何所出然即令曾應
之則山長非命官無所屈也箕子且應武王之訪而
況山長乎予謂先生之拜疏而歸蓋與馬丞相碧梧
同科即為山長亦與家參政之教授同科而先生之
大節如青天白日不可揜也嗚呼先生困學紀聞中

有取于姚弋仲王猛之徒與楊盛之不改晉朔并謝
靈運臨難之詩其亦悲矣而謂士不以秦賤經不以
秦亡俗不以秦壞何其壯也嗚呼李德林之以事周者
事隋更足為興王周人之戒今觀先生之像須眉惆
悵端居不樂其當杜門謝客之際乎惜不令百詩見
之也

馬端肅公畫像記

正德中流寇擾大河南北過焦泌陽闔學家大掠取
其衣冠披之樹而斫之曰吾恨不得斬此人以謝天
下獨相戒弗犯馬端肅家嗚呼端肅立朝風節能使

潢池之徒亦復敬而愛之其真大臣也耶夫泌陽故
佞幸然亦尚不至如古奸臣之流毒天下者而遂感
盜賊之公憤求殺其人而不得至洩怒于其衣冠此
鄭公之笏之反也則端肅之令人遐思于百世者雖
丹青之面目未必盡肖能不穆然而再拜耶世之為
大臣者尚其思之

陸康僖公画像記

前漢人物武皇以前為一輩武皇以後而一變武王
以前將相之中周昌王陵張蒼張相如申屠賈周亞
夫竇嬰汲黯之徒或如璞玉而渾金或如蒼松古柏

望之木訥不知竭天下之知名勇功不足過之此所
以養一代之元化也武皇以後朝廷士大夫之氣象
日以發洩而漢治亦自此而衰前明人物亦然孝宗
以前為一輩孝宗以後而一變孝宗以前諸巨公多
厚重沉默不見圭角孝宗以後則發洩殆盡矣人物
之厚薄世道之所由汙隆也同里陸康僖公乃孝宗
以前名臣之一其為山東藩使二十年超擢尚書未
嘗有赫赫之名而稱于其職當世推為舊德無有異詞
則所謂厚重端嘿不見圭角者也予家世與陸氏為
隣時得瞻拜公之遺像故國喬木不僅桑梓之敬共

而已以貌取人亦有出于物色之外者未必皆當然
德充之符其可信者十之九即以康僖之像言之其
淵然者則璞玉渾金也其龐然者則蒼松古栢也斯
豈晚季人物所可望歟

楊忠愍公画像記

苑洛之門有二楊其一為榭山先生其一為忠愍皆
以氣質著世以為其學道之功也雖然吾觀忠愍之
氣質得于天者多而學道之功尚未密使其學道果
密則不作風吹柳鎖滿城香之詩其視臣罪當誅者
何如此謝顯道所云矜字未去者也忠愍之生平豈
未學所能議然此亦為人臣者所當知不可以前而
曲護之也忠愍畫像予見之董太守復齋家雙眉挿
鬢雙眸微有高下雙顴隆起諒哉其氣節之雄也

石田先生畫像記

予所見有明一代巨公之像多矣誰其蕭然山澤之
臞則石田先生也雖然先生與吾鄉屠太宰最相契
太宰以臺省諸臣下獄不救楊碧川宮詹移書非之
先生在吳下見宮詹書賦詳志諷太宰荅願述其哀
曲則先生非竟忘世者也山澤臞云乎哉雖然先生
之貌則臞矣

徐文長畫像記

文長詩古文詞雖未足以望古之作家要其才氣亦雄矣梅林死後愆禍發為狂疾無乃憊乎乃知負才氣而不衷以道不足以臨變故也然吾觀文長之相豐厚潤澤不應晚年狻狷受困如此不可曉也

豐學士畫像記

甬上學統肇開于慶歷五先生時則豐清敏公受業于正議樓公而桃源之友也再盛于淳熙四先生時則豐制使公宅之于揚雄雖稍晚出而同講道于朱陸之間者也及明嘉靖中張文定公論學頗矯新建墻

城之偏時則豐學士公其同心也世知甬上四大姓重圭累袞豐氏與其一而不知三百年之學統綿綿延延豐氏必參其間嗚呼盛矣學士之宗旨以居敬為要故其別署曰一齋殆有見于後來儒者之必超于狂禪而思所以障之歟至世所傳石經河圖石經魯詩石經大學外國本尚書皆出自學士子考功所偽撰上邈之清敏諸公以至學士謬托名焉不知者或遂以為學士之著述罪其侮經而反沒其躬行之實諸家論名儒皆不及學士豈知其深造自得之寶也議禮一案司馬公程氏之論亦不足以盡折歐陽

氏然學士諸君不欲負孝宗則固司馬公程子之心也永嘉輩借此以幸進則固非歐陽之比也豐氏之子孫微矣予少時過紫清觀猶及見學士之像今亡矣夫忽見之胡京兆鹿亭山齋中特誌之

沈文恭畫像記

康熙己未之開史局也秉筆諸公欲痛抑沈文恭公以為亡國之禍由于黨部黨部之禍始自文恭時吾里中豫史事萬徵君管村頗平反之以為由其後而言一變而為崔魏再變而為溫薛楊陳三變而為馬阮清流屏盡載胥及溺而溫則文恭之門下也東林

諸子所以尤憾文恭然此乃流極之運未可盡歸之一人蓋黨部之起長洲太倉已先發難太倉最黠長洲次之文恭不若太倉之巧而深于長洲至其擠歸德逐江夏文恭之謗遂在長洲太倉之上若溯其原豈自文恭始乎管村之說蓋亦天下之公言非有私于鄉曲然是夕也管村夢有珥貂搢笏藍袍授刺稱謝者則文恭也覺而異之已而管村出宰五河得罪放還病廢于家忘其夢矣一日策杖偶過沈氏問其後人曰聞先太師画像最多願得觀之其後人曰諸因以麓至其中可五六十幅皆文恭待漏承恩諸圖

管村隨手拈得一幅珥貂搢笏藍袍疇昔夢中所見者也管村為之愕然因以語之先君共為太息嗟乎枋臣當國不畏天下之清議而身後不能不惓惓于此何見事之晚乎無他生平炙手之熱已成縛虎之勢前推後挽不復自由蓋旦晝斧斤之措亡也身後遊魂求山漸滅千秋史筆足以怵之蓋夜氣之清明也夫至于既死而夜氣始悟而已莫可追矣世之有鑒于此者其急提惺及身之夜氣而無待于既死之乞靈焉庶乎其可也適有以文恭小影至者因記其語于後

張督師畫像記

吾鄉傳督師画像者頗多其遺集卷首亦有之而神氣骨相各不同先伯母自黃岩歸予以叩之則曰無一肖者嘗聞先公于甲辰錢塘獄中曾寫一像當有存者汝曷訪之予乃貽書訪之萬九沙先輩而九沙曰有之因摹寄焉先伯母曰是已予遂取姚江黃先生之志楊徵士遴之紀及吳農祥傳讀于旁先伯母曰惟吳傳舛戾無可信者然吾所記軼事雖耄忘十九尚有足以補黃楊之闕汝其識之先公生平不執宿見畫江之役閩中以詔書至張公國維熊公汝霖

謂不宜開讀以阻軍氣朱公大典錢公肅樂恐啟爭
端相持未下當時庶寮疏論此事者李侍郎長祥與
先公右張而楊侍御文瓚右朱先公即出揭力排楊
由是相為水火及議遣大臣入閩先公方以翰林兼
行人請得輔行以折閩人之詰難已而楊之兄弟婦
如一門死義先公在海上貽書汝諸祖以為愧良友
寄三詩弔之今其牘尚有存也舟山之陷也張名振

初聞

大兵三道並出自以習熟形勢謂蛟關天險不可旦
夕下乃悉其銳師奉王揚聲趨松江以牽舟山之勢

是時先公亦為所拉同在行間不料蕩吳失宋以火
攻死一夕昏霧大兵畢渡名振已抵上海聞變遽
還則不及矣謂其輕出則可謂其奉王以逃則誤也
是時名振老母愛弟妻子俱在城中卒以一門殉使
其逃則何不盡室而行乎甲午名振邀先公入長江
誠意伯劉孔昭亦同行或言孔昭先朝巨奸豈可與
共事先公曰孔昭之亂南都擢髮不足罄其罪然當
趙之龍輩迎降恐後獨全軍出海則尚有可錄者今
託同仇之義以來疾之已甚恐其為馬士英之續也
聞者是焉乙未名振病卒遺令以部卒來屬先公麾

下始盛鄭氏遣人來通好先公言監國乾侯之辱鄭氏修唐藩之隙也然鄭氏不肯負唐吾又豈敢負魯故雖與鄭氏合從而終為魯鄭氏亦諒先公之誠也以公誼相重焉是時鄖陽山寨有所謂十三家軍者滇事之急先公嘗遣吳職方祖識往說之令出兵撓楚以救滇而不克壬寅而後先公貽書汝諸祖以事不可為欲散其軍然日復一日以王在也直至甲辰王薨而後決計入山故采薇之吟自此而始先公有從弟從軍海上入山以後不知所終聞有冒其名至錢唐者為諸遺民所詰而去先伯母之所傳如此是

時年八十矣牙齒俱脫懸画像于房喃喃然且泣且語梅雨又於邑聞者俱泣下而督師之須眉亦浮動紙上予時年十八據觚而聽聽已即記之然其文草草未就也未幾先伯返黃岩踰年而卒雍正己酉始重為詮次而記之畫像之首歐公記王彥章画像多証舊五代史之謬者予文雖劣亦不為無補也

義武將軍戴少峯畫像記

既進酒復高歌愁不去奈君何晚我床頭三尺青萍在寶芒氣彪吼立波君不見義武將軍目掣電紫石眉稜反蜩面奮身躍馬靖烟塵穿銀裂毗垂百戰陳

雲深處胥濤奔匹夫一怒日星變天心獎亂坤軸傾
痛哭歸來年已晏丈夫熱血凍不翔徒尔企脚蝸廬
望屋梁整袂馳思凌八極羊腸折軸川無航北人聞
名來相召疊坏滅趾埋聲光貞心寄在丹青裡初服
炫躬何輝皇吁嗟乎何日扶桑旭光炳朝霞飛麗雲
臺影此屈瓠山樵高公斗樞題戴少峰畫像句也予
初讀錢忠介公家傳言忠介倡義時大會城隍廟有
戴少峯者布衣也舉手一揮三四千人皆從之相與
擁忠介赴巡按署遂以舉事故忠介叙倡義情由疏
于諸紳衿外列諸義民而以少峯為首蓋亦六狂生

之亞及讀高氏此詩乃知少峯以百戰官至將軍殆
殆有勇有才者江上失守曾膺

新命而不赴然問之戴氏莫有知之者一日與客語
及之則曰其人尚有後嗣在卒伍中可呼而問之予
大喜亟令客挽之以來其日有捧遺像一軸過我者
閱其題字則屈瓠山樵句也予叩其詳則曰先人是
軸江上初歸時所作高氏之詩亦在是時其後山寨
大起先人復出而豫之遂以一門殉焉僅一孫逃得
脫吾父也又言先人善以孤騎突入人營軍士見之
辟易莫能營者然卒以此死又曰先人殉後家門零

落混跡軍籍獨有遺像以高御史題世寶守之然過
從無長者誰為見之不意今日得蒙表章是高氏之
詩祇得少峯中年事蹟而其後卒為沙場之鬼則今
日所聞也嗚呼義烏黃文獻公去厓山時未遠考索
遺文蘇劉義之子已在卒伍況于其三世之後乎少
峯之像蒼顏微鬚鵠立雙眉蹙不辰旁掛一印侍者
挾劍晚之衣袂尚爛然嗚呼此固文山幕府列傳中
人也少峯為兄第四進士之後名爾惠

鮎埼亭外集卷二十

記五

梅花嶺記

順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圍急督相史忠烈公知勢
不可為集諸將而語之曰吾誓與城為殉然倉皇中
不可落于敵人之手以死誰為我臨期成此大節者
副將軍史德威慨然任之忠烈喜曰吾尚未有子女
當以同姓為吾後吾上書太夫人譜汝諸孫中二十
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諸將果爭前抱持之忠烈

鄞

全祖望

紹裔

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執刀遂為諸將所擁而行
至小東門 大兵如林而至馬副使鳴騶任太守民
育及諸將劉都督肇基等皆死忠烈乃睦目曰我史
閣部也被執至南門和碩豫親王以先生呼之勸之
降忠烈大罵而死初忠烈遺言我死當葬梅花嶺上
至是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或曰城
之破也有親見忠烈青衣烏帽乘白馬出天寧門投
江死者未嘗殞于城中也自有是言大江南北遂謂
忠烈未死已而英霍山師大起皆託忠烈之名彷彿
陳涉之稱項燕吳中孫公兆奎以起兵不克執至白

下經畧洪承疇與之有舊問曰先生在兵間審知故
揚州閣部史公果死即抑未死耶孫公荅曰經畧從
北來審知故松山殉難督師洪公果死耶抑未死耶
承疇大恚呼麾下驅出斬之嗚呼神仙詭誕之說謂
顏太師以兵解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蟬脫實未
常死不知忠義者聖賢家汝其氣浩然長留天地之
間何必出世入世之面目神仙之說所謂為蛇画足
即如忠烈遺骸不可問矣百年而後予登嶺上與客
述忠烈遺言無不泪下如雨想見當日圍城光景此
即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是不必果問其解脫否也

而况冒其未死之名者哉墓旁有丹徒錢烈女之象亦以乙酉在揚凡五死而得絕時告其父母火之無留骨穢地揚人葬之于此江右王猷定關中黃道岩粵東屈大均為作傳銘哀詞顧尚有未盡表章者予聞忠烈兄弟自翰林可程下尚有數人其後皆來江都省墓適英霍山師敗捕得冒稱忠烈者大將發至江都令史氏男女來認之忠烈之第八弟已亡其夫人年少有色守節亦出視之大將艷其色欲強娶之夫人自裁而死時以其出于大將之所逼也莫敢為之表章者嗚呼忠烈嘗恨可程在北當易姓之間不入附以烈女一輩也

張相國寓生居記

前閣部華亭張公鯤淵之在翁洲也築寓生居于其廨舍之右蓋故叅戎之圃也其曰寓生取本草續斷之字寓木也公嘗自為之記以為予生也寡諧而姓名時為人指以故不能為有用之用如梗楠栝柏之大顯于時而又不能為無用之用如臃腫卷曲之詭

覆其短以致戴鰲三傾擊曦再仄朝宁之上起風波
予因為溝斷師旅之餘蹈湯火予因為槎泛斯時但
幸死之得所而已遑知尚有苟延之日而既適然遇
之則亦適然寓之以為壺公之壺巢公之巢若夫死
不徒死生非苟生如茲木之佐俞扁而膏肓則竊有
志焉而非此記所能槩也蓋公之自叙如此嗚呼公
之為此記也其言寒暑再易而圃始成則在己丑之
歲乎先是思文已亡監國方在閩中公播蕩于翁洲
以此寫其無聊迨翁洲為行在公以首揆入直遷居
民舍而以圃居王公之遊息于此亦無多時雖欲以

是居為止水而不克吾聞公遷居之後有雪交亭左
右舊植一梅一梨其花開相接最為公所賞翫因築
草亭焉及其死在是亭也亭之外多茶多黃楊多竹
而尤多秋色陶甘霖宋菊齋先贈公皆嘗以詩與公
相酌今所謂寓生居者復為鎮將之圃曲池危石依
然無恙而無能道公之舊者至于雪交亭之名黃都
御史梨洲愛之嘗以署其亭于姚江高兵部槩菴亦
愛之嘗以署其亭于鄞故其嘉話尚傳播于浙東好
事之口又聞公孫茂滋難後歸華亭揭寓生之題以
題其廬不忘祖也茂滋死無後予以問諸華亭之人

亦無能導其舊者嗚呼以平世之宰相易代而後東閣猶或化為馬廐而况如公者乎予之為此記也以補翁洲之掌故使圖經有攷焉

囊雲先生雲樹記

周先生既築草瓢于小盤谷題曰囊雲一日于懸崖間得奇木取以為養和其自為之記曰闢囊雲斬去蜂腰叢綠突露枵然空心三面圍一面可容人入立坐其膚理半如螺黛如大佛頂又如口大開高不盈丈抱之須臾三手臂予甚異之恐其露立而不免為樵者薪也移入屋底雪竇住持石奇見之呼以雲樹

而題以詩囊雲歿後雲樹流轉至桓谿李文東門移致其家歲久稍有蟲蝕前此樹中盡勒諸公所賦詩及先生記而今漫漶不可識予令東門之子世法重為修整其下奠以巨架而更為之記或曰世無不朽之物况囊雲之塵視世界也久矣其何有茲樹之存亡而子惓惓以之予曰然然否否囊雲非塵視世界者也初囊雲之于小盤谷結茅也石奇之方丈近焉欲授以法囊雲每一歸家必入其令人之室石奇問曰是殆塵根未斷耶乃止世之愚者妄以此為囊雲惜嗚呼人知囊雲之披緇為有託而逃豈知囊雲之

辭鉢亦有託而逃乎前此之有託而逃欲長留君臣之義于天地間此之有託而逃欲長留父子夫婦之義于天地間所以相成也此其說在姚江黃氏為囊雲墓志同里高樞部蘖菴為囊雲集序已大闡明之而予更有申其說者釋氏塵視世界之說其末流適足以資其滅絕人道之行而肆然行之而無忌即以石奇言不自以為有道之僧乎石奇與陸大行文虎交文虎結雪瓢于山中石奇為之奔走先後其間不遺餘力文虎死而石奇遂蹊其田蓋其不知君臣父子夫婦之義亦安能知朋友之義囊雲之望望然不

屑列于此輩之伴侶也君臣之義正焉父子夫婦之義正焉即朋友之義亦于此正焉此則前輩所尚未及者也至囊雲之足令人追思于百世固不以雲樹然而見雲樹如侍囊雲賢者之手澤其敦敢以弁髦視之小盤洲谷之北有所謂翰林松者明戴洵之遺也其人亦無甚足稱猶且以之傳其松而况囊雲乎李氏其實之矣

枝隱軒記

城西浮石明尚書周文穆公之居也文穆群從子孫多賢故當易代之際爭求完節以不愧世臣而枝隱

軒者思南知府元懋德林所構也思南嗜酒其度軒中者皆酒器大小疊迸不可數也軒外平疇所種者皆秫也軒旁有厨有庫顧無長物所列者則罌瓶之屬也思南不問室家事賓客至先通名其所問者客之能飲與否也客云能則又問之謂其得久留此間飲與否也數日之間或不得伴則遣人招之或以事辭則親往強之或不遇則窮之于所往終不得則四出別求其人必不得則樵者牧者漁者皆執而飲之所執之人醉猶以為未足則呼雲而酌之其觴政然也午夜思飲猝無共者則或童或婢皆飲之童婢或

不能飲則強以大斗澆之猶以為未足則呼月而酌之其日之餘也然有招之飲者皆不赴或以酒過其軒則又必問其人為何人而後入之自丙戌以後五年其醉鄉之日月也一日坐軒中忽大嘔血笑云此吾從麴車醞釀而成之神膏也非病也嘔不止飲亦不止隨飲隨嘔此其所以死也死之日有父老入哭于軒不知其為何許人也其哭云人固有以不良死者有以良死者夫夫也其在良與不良之間者或問之則曰吾于文穆之家得三人焉江都君以不良死者也囊雲以良死者也夫夫也江干之破自投于

水浮沉一里有餘而為人救之守之不得遂其志欲
從江都君而不得者也旋聞其入灌頂山中剪髮為
頭陀矣顧以為不得溺于水當溺于酒山中得酒甚
難乃返軒中日飲卒以溺于酒而死欲從囊雲而不
得者也不死于水而死于酒是非不良死也然其死
于酒猶之死于水非良死也孔子謂殷有三仁周氏
之三仁猶此志也江都君者乙酉殉難忠臣志畏也
囊雲者故香山知縣齊魯也或曰思南所最喜與飲
為軒中老伴者尚有二人其一為茂材昌皆乘六棄
明經而不就其一為元辰世臣亦諸生而自放者皆
其同志也思南卒後九十餘年同里全生過是軒而
記之遡酒人傷節士也

余生生借鑑樓記

鄞之西湖以賀秘監嘗遊息于此故有小鑑湖之目
借鑑樓者故錦衣青神余君生生之寓寮也生生為太
保尚書肅敏公之後以尚書恩世襲錦衣其自蜀而
徙燕非一世矣生生以明經起思由甲申進取故錦
衣之官雖上而未任已而國亡謀結勳衛子弟兵以
殺流賊不克逃之江南叅人軍事又不濟始來鄞其
時鄞之世家子弟喪職者多乃相與悲歌叱咤更為

和無虛日僦居湖上有子七詩社詳見予所作諸公志序中而生生最長社中奉為祭酒嘗曰吾敢謂此間樂不思蜀耶爰署其居曰借鑑樓諸公在湖上者陸披雲有觀日堂宗正菴有南軒陸雪樵有歲寒館生生之樓皆與相望詩籤往復昕夕旁午蓋居樓中者二十年一日偶題其集曰余四明余盍先大父贈公見而笑曰是所謂久假而不歸者歟生生始而長吁繼而涕泗闌干晚年尤困以其女適姚江挈其孺人往依之然猶戒諸公封固是樓無毀傷其薪木一歲之中必三四至則啟是樓而居之嘗曰吾雖死猶

當作湖上寓公或與諸公相遇于淒風寒月之下聞其言者莫不悲之嗚呼古之志士當星移物換之際往往棄坟墓離鄉井章皇異地以死以寄其無聊之感方其俵俵何之魂離魄散鷓鴣之翩欲集還翔滿目皆殘山剩水之痛更有何心求所謂清勝之處而居之然而賢者所止必無俗景物遂使筆牀茶灶永為是邦之佳話吾鄞城郭之秀湖上為最湖上之秀七橋以西為最是樓也適當烟雲平遠之區空濛綿邈宜乎生生之歷二十年而不舍也

桐城方先生子留者名授一字季子吾鄆西湖寓公也子留以乙酉之變棄諸生雜髮狂走方外其來也以丁亥旅蕭寺求甬上志節之士而友之未得詫曰是非鄒魯之邦耶或引而見之筆公嘿農王公石雁陸公同明春明兄弟則大喜因遍交范公香谷宗公正菴之徒曰是真方君友也相與慷慨謹天下事至其不可意者高閣其刺不報是年冬五君子難作嘿農石雁為之魁香谷亦幾死子留本叅其事幸得漏網領反有度遼將軍西州豪士之恨遂傾囊盡周諸公之急尋與周明輩為詩社因寓其族孫雪樵之湖

樓子留不堪挫折自其蒙難嘔血數斗遂病神氣日削不可療周明兄弟思裒資為買田令奉母來鄆即以湖樓居之時子留之婦翁同知寧波府事不知者以為其困此而來而不知非也癸巳子留自天門山往石浦蓋有探于海上之消息疾動竟不起春明為馳赴殮而迎其柩以歸湖上之詩人以子留罷詩會者暮年且相與哭之曰嗚呼子留丁亥戊子之間一宜死英霍之間再宜死嘔血于家三宜死其不死也謂天殆生之以存義烈之人物而竟不免于客死耶子留詩文集共一卷董文曉山序之附其櫬以歸予

年十三侍先公過陸氏指湖樓為予曰此方先生哦詩處也嗚呼當明盛時湖上之亭榭多遊人所栖息而獨是樓與余錦衣借鑑樓皆出于亡國之後說者以為故國之星火所由繫焉故其人已死而不敢以寄公之逆旅目之是則雪汀竹嶼所與終古長留者也

不波航記

陸周明先生兄弟有屋數楹附近賀秘書祠下真隱觀湖心李俱當其前眾樂亭峙其左碧沚斜映其後樓之旁有橋橋之旁有柵湖水入焉登樓一眺湖之

勝可盡也其名曰不波航考是航為宋澄清亭址先生尊人大廷尉公始築涵虛閣而先生兄弟廣之周明自江上歸姚江黃侍郎懸首城西門周明篡取以歸藏之密室每逢寒食重九輒招邀同志祭之航中放聲慟哭哭畢各有詩紀之雖家人莫知其誰祭也張尚書之死周明已卒春明之設祭亦必于是航焉其素往來是航者持禁甚嚴稍涉山王之嫌者輒被拒祇高武選隱學王太常水功宗徵君正菴董隱君曉山葉隱居天益范公子香谷及先生族子雪樵吾家諸祖木翁葺翁而桐城方爾止葺亭宋菊齋成都

余生生為寓公其時倡和最多周順德囊雲矢不入城然每遠和其作三寓公既散李徵君昭武朱隱若柳堂與先贈公亦累集其中嗚呼是航雖小謝臯羽之西臺也邏舟之所不過中流之所不移甲乙丙之所不諱滄海搶攘之際是航之所維者大矣自耆老相繼凋喪昔年詩筒所集化為酒罇輿夫皂隸喧呶其下湖光亦為之黯然豈知當日固朱鳥之所集乎周明先生子經异乞予為紀遂巡未作而經异亦化為异物矣適輯湖上叢書為踐此諾百年而後更不須張孟兼輩之考索也

端谿講院先師祠記

古人釋奠之禮必于其是邦之先師或是邦無其人則必合于隣近之國以祀之三代以來之制莫有易也端谿講院為大府育才之地而向未置先師祠為禮典之大漏予主席議舉此禮高要令蜀人劉君攝通守事通守故專司講院之事者也劉君以經術起家名進士其人醞釀有理致不以予言為非亟成之肅治票主入祠予得帥諸弟子習禮焉其中祀朱子其旁則粵東之先師共一十有六人諸弟子或問曰粵東之先師止于此乎曰不止于此然而不能以遍

及也吾拔其尤者而已矣曰宋元豈無人乎曰有之
梁先生觀國遊于致堂之門者也陳先生去華遊于
象山之門者也是皆有華路藍縷以啟山林之功者
然而遠矣况梁氏于朱子行輩相等難附食也姑置
之蓋粵東之先師嘗首白沙是固俟之百世而不惑
者予表粵東之學派最盛者曰白沙陳文恭公之學
故首祀白沙而及其高第八人八人之中其生從最
富者曰甘泉湛文簡公之學而未及其高第三人其
外則有為陽明之學者二人方明中葉天下稱白沙
甘泉之學曰度宗陽明之學曰浙宗及陽明之學亦

入粵而二宗共流布于嶠南然又別有一宗不附白
沙甘泉不附陽明而以窮理格物教人者曰秦泉黃
黃文恪公之學實與鼎足而立予亦表而祀之而及
其高第一人居嘗謂講學當去短集長和同受益不
應各持其門戶而後人正亦不可知其門戶故合祀之仍分
分別而各志之曰若者白沙之尊學若者秦泉之學
若者粵人私淑陽明之學是粵中學派三大支也諸
弟子生其鄉近其世誦其詩而讀其書倘能追尋其
墜緒而不失其流風豈特主斯席者之光吏斯土者
之幸抑亦諸先生之欣然于地下者矣

此文未完其下尚有論邱瓊山不祀之故一段

紫藤軒記

藤花在京師于諸公署中推吏部都廳之藤匏菴吳尚書所植也皆見于前人歌詠極盛而近始推宣武門孝氏之藤其大合圍每花開時濃陰覆屋香氣繞座花下人如各擁紫綺裘者穆堂先生時觴咏焉已而萬編修孺廬來京先生以是軒為之館而軒之左有屋數楹則予居焉三徑相參不須外召吉日良辰共坐花下採花葉和粉為不託或和以菜為下酒物

好事者聞而競至而是軒之藤文譙始極盛予聞是軒之興也合肥李相公實先之蓋平津之閣也其子丹壑詹事讀書于此合肥之後歸于長洲韓尚書已而歸于嘉善曹侍郎已而歸于韓城張尚書韓城之後先生得之五世遞傳皆座主門生也而皆登三槐躋九籐不可謂非京師邸第中盛事也然此特以名伍之淵源言之至其力足以傳此籐則或不係乎是今先生道德文章之盛當世之碩果也其同本而異苔往來于是軒者皆名輩也藥籠之佳材不祇桃李也碧梧翠竹則陔南相望焉故偶一倡韻而和者駢

至爭奇角秀乃則所以傳是藤者其在斯乎不然京華之坊巷乃傳舍所謂閱人最多者也其能使樹木之為人愛惜豈偶然哉

平山堂記

乾隆二年冬予以大雪留滯揚州同人約為平山堂之遊時方浚運河小秦淮一帶半為河水所注又益以雪紅橋左右園亭半入水中枯木怪石浮動水面抵法海寺舍舟徑至堂下予不過平山已六年堂前萬松皆成蔭徘徊第五泉上旋酌酒堂東之平樓松風吹雪沁伐心脾因與坐客言斯堂古蹟累遷而忘

乘不詳明陸儼山集云揚州平山胡安定祠乃舊司徒廟故作其乘別作廟未成元李五峯過平山堂故址詩云蜀山有堂今改作騎馬出門西北門自注今為司徒廟以兩公之言合之元已改平山堂為司徒廟明又改司徒廟為安定祠是今之安定祠乃前此之平山堂歐劉所憇者此也吾聞揚州故城跨蜀岡以連雷塘則平山在城內及柴周改作始為今城但故城亦不能盡包蜀岡故楊行密攻畢師鐸並西山以逼城西山即蜀岡也陸孟俊攻韓令坤亦屯兵焉胡身之曰揚之東南北皆平地惟蜀岡諸山西接廬

滁攻揚者率循山而來據高為壘以臨之則故城特踰岡而已及城既徙則山竟在城外故李丞相庭芝為閩使鑿前此有據堂瞰城以施攻具者乃踰山為城以捍之即今山後所稱堡城者是也史亦言李全之攻揚日坐堂上俯臨州治以今之堂址廟址祠址按之地勢甚庳安能遠瞰豈宋時山址尚高其後歲久漸移而漸下與或有鑿于兵禍故夷而下之歟否則別有飛樓之屬歟是皆未可知也乃若司徒廟中列祀五神相傳以為茅姓攷之南北二史王琳之死壽春傳首秣陵茅智勝等五人實葬其首廟與廟神

數合但是時南朝之揚州在秣陵北朝之揚州在壽春皆非江都抑亦訛而置之歟或五人者曾有宿留于此而得祠歟抑別有五神者歟又皆未可知也堂上有樓舊祀歐劉諸公今獨不及劉是所當增置者酒罷擬踏雪訪山後城址顧風色甚寒山路又為雪阻乃歸同人即令予詮次席間語為是堂記嗚呼春風幾度陳跡何常予之叨叨得無為山靈所笑耶

小有天園記

杭之佳麗以西湖西湖之勝莫如南屏南屏之列峰環峙而慧日為之尤陟歡喜岩至琴臺有司馬公磨

厓之隸書怪石嘉植不可以名狀也登其巔重湖風景了然在目相傳百年以前諸老之園亭池榭盡在其間今不可復問而日新而未艾者曰汪氏之小有天園是園也本名壑菴為汪孝子之萼廬墓所居其後遂為別業適當慧日峯之下其東即淨慈寺也孝子身後孫守湜益葺之築南山亭于峯上予以封植嘉樹無忘角弓荐紳先生遊湖上者未有不過是園感歎舊德留連光景其題咏盛見于前人別集乾隆十有六年

天子南巡狩孝子之後人湛等更復闢治新其軒序浚其池塘增其乔木以為大吏點綴湖山之助已而天子幸淨慈遂至其園問其主杭守臣杜申具奏汪氏累世同居家門敦睦

天子欣然色喜翊日再蒞其園進御饌焉爰肇錫以嘉名曰小有天園賜奎墨以旌門兼製長句一首湛等感激

天恩恭建
御碑以奉

御製有光熊然上燭雲漢而屬予為之記恭惟
天子以孝治天下親奉

聖母時巡獄瀆以省民間之疾苦而于山川名勝古蹟亦間一遊豫以寫閑情然自淮而來士大夫家之臺榭祇吳中梁谿秦氏之園建置最古又以今侍郎蕙田方在法從故得邀

翠華之小憩此外未有所聞而汪氏獨得之其為寵光何可勝道語不云乎莫為之前雖美勿彰莫為之後復後雖盛勿傳非孝子之積善不足以佑啟清門得

茲

殊數而非諸孫之克世其家亦何以歷久長新上荷天寵也汪氏其勉之哉移孝可以作忠自今以往所

以丕振孝子之家聲以上報

國恩者當何如矣湛固汪氏之宗老也于是役猶有勞其定以予言為不謬也

西湖張氏祖墓記

明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張恭懿公故清河之裔胄其坟墓世在湖上子孫祈為數眷族大代遠漸就零落獨吾友誠然能以讀書砥行守其家風誠然性忼爽見有所不可輒義形于色不計事勢為之然貧不克自立家有四世喪未舉其宗姓之棺更二十餘誠然滌其家不能當一隴之用乃思得功名之會為先世

歲所事時大河南北方需人治水誠然遨遊其間無所用因而歸益自傷復折節讀書其所知有居燕者招之入京令其子弟受業誠然中分束修寄其半以奉老母甘旨而篋其半為葬費麻衣菲履對天自矢數年約計所有足以粗辦馳歸大會宗族親表身先役人負土荷鍤時方苦冬十指皸裂血涔涔下于是其高祖以下旁親無不畢葬于恭懿公大墓之旁左昭右穆馬鬣歸然誠然以隻雞上祭祀曰自今以往先人其祐我小子使得治墓田數畝世奉蒸嘗斯墓亦永無廢壞聞者莫不泣下誠然于雍正己酉再入

京秋試方報罷卧病邸舍同里有富人者惑于堪輿瞰誠然出賺其族子盜賣恭懿公墓旁地將以葬親誠然聞之扶病南下長跪請于富人願得倍其賈贖歸富人陽諾之卒不許誠然訟于官亦寢不報乃以顛末揭于通衢皆莫為誠然言者計無所出適有為富人謀者曰子必待儀物一一具備方得下窆張生嘵嘵不已時久將變生不若陽為渴塋者以杜其口張生將若子何富人然其言以空槨入域一昔而就誠然方皇急問大駭已而偵得其謀因念事急非決裂為之不可是夜大雪誠然呼城外惡少年飲之酒

潛昇一宗人棺之無後者入山左手挾利刃右手操大鉏逕發其塋將半守者方覺望見誠然勢洶洶弗敢出葬畢盛其墓之土于盤晨叩富人之門謂曰吾觀土色似不佳非可以為君先人葬地謹以權厝吾宗人矣敢告富人訟于有司謂前事且需後命若盜葬則不可訓欲先治誠然張氏之族子有多右富人者誠然愈窘會前知山陰縣如臯鄭大德以需次來浙河聞其事而嘆曰誠然欲保其先世之墓地仁也出奇計以敗富人之謀知也挺身冒險勇也且富人有一訟案未結則其地尚非其所得有也富人未能白其

盜賣之說而遽營兆域則誠然未為盜葬也乃力言之有司誠然得自解免而富人亦棄其地弗敢爭嗟乎昔李方叔謁東坡于田黃一夕撫枕流涕曰吾忠孝焉是學而親未葬何以學為晨起即別東坡將客遊四方以謀之東坡解衣為助又作詩以勸世之好義者于是不數年累世二十餘柩盡歸定華山下范蜀公為墓表以美之元李堯民七喪不舉吾鄉史搢叟解其囊之半以賙之又為之致哀詞以告助于同志誠然營葬一節無乃類是然而方叔堯民尚有聞其事而資以將伯之臂者誠然不特無之也反有乘

墉伏莽之徒耽耽逐逐其間斯則其尤難而可謂之孝子慈孫者矣誠然既竣事圖其前後墓之疆址屬予為文以記之將刻諸墓道之右使子孫知所清核而弗替也誠然之才不如方叔予亦無東坡蜀公之力顧乃視措叟之于堯民尚未逮焉良可媿矣誠然名果寄籍為大興諸生

曠亭記

山陰祁忠敏公之尊人少叅夷度先生治曠園于梅里有淡生堂其藏書之庫也有曠亭則遊息之所也有東書堂其讀書之所也夷度先生精于汲古其所

抄書多世人所未見校勘精核紙墨俱潔淨忠敏亦喜聚書嘗以硃紅小榻數十張頓方縹碧諸函牙籤如玉風過有聲鏗然顧其所聚則不若夷度先生之精忠敏諸弟俱以詩詞書畫瀟洒一時日與賓從徜徉亭中忠敏之夫人世所稱大商夫人者工詩其女郎湘君並工詩亦時過此園忠敏殉難江南塵起幾二十年吾鄉雪竇山人與公子班孫兄弟善時時居此園顧其所商推者鮫宮虎闥之事其所過從者西臺野哭之徒不暇留連光景究心于儒苑中矣公子以雪竇事成遼左良不愧世臣之後而曠園之盛自

此衰歇今且陵夷殆盡書卷無一存者并池榭皆為
澹莽其可感也仁和趙徵士谷林其太君朱氏山陰
襄毅公女孫祁氏之所自出祁公子東遷夫人年少
日常哭泣其家為取朱氏女孫使育之以遣日即谷
林太君也方谷林尊公東白翁就婚山陰其成禮即
在祁氏東書堂中是時淡生之牙籤尚未散東白翁
艷心思得之太君泣然流涕曰亦何忍為此言乎東
白翁嘿而止蹉跎四十餘年谷林渡江訪外家則更
無長物祇曠亭二大字尚存董文敏公之書也乃奉
以歸谷林小山堂藏書不減宅相其中亦多淡生舊
本泊花池檻之勝尤稱雄于一時乃商于予欲于池
北竹林中構數椽即以曠亭名之以志涓陽之恩以
為太君當新豐之門戶以慰東白翁之素心其意良
美乃為文以記之

鮎埼亭外集卷二十一

鄞

全祖望 紹裔

記六

鵲巢碶記

由寧波府城而南四十里桓谿之水東下一支自洞橋而東為前港一支自仲夏橋而東為後港皆它山堰水所注而後港則桃源之水西來會之前後港分流不及五里而合其合也有渚回沙如帶環港口焉吾鄉南道之水皆資它泉之啓閉而其啟以則鄞江為壑沿途為堰為碶以待之鄞江之南流者夾以馬

湖響岩諸山其名曰蕙江適當桓谿之背桓谿前港之上流過唐君廟下由唐家堰以入江其下流則合後港之水由烏金碛以入江而沙渚介乎其中吾家自侍御公居谿上八百餘年于茲矣社木與墓木森然相望其自洞橋兩岬而下皆吾家也故十里中之為堰為橋為渚為浦為岸為碛大率為吾家所濬治沙渚之背有浦焉渚為荷花池引為龍舌渚其水不與谿相通然實即谿上之水引入田中而放為浦者出東津橋經鵲巢碛入蕙江旱則亦能畜江水以灌田適當唐家堰之東與堰遙對者也鵲巢何以名碛宋

時理宗所生慈憲太妃度宗仁安皇后福王與芮夫人皆出吾宗山陰一支顧其祖系實自鄞而理宗潛龍學于余魯公天錫之家因訪外氏于谿上嘗飲食焉既而即位推恩並賜官爵而徵士府君兄弟皆辭不受朝議高之乃于八人中選其二曰汝梅汝霧尚縣主而為樹雙闕于碛上焉以見其為后妃之自出也嗚呼戚畹多矣漢田蚡以異父弟登三公淳于長以姊子至九列唐賀蘭敏之冒武氏以訖蕭洪蕭本蕭弘之獄宋楊次山之冒宗苟邀富貴依草附木以穢舊史而吾祖視榆秋之寵榮有如敝屣豈非皦然

塵世之表者歟于是城南之人呼吾家曰鵲巢全氏至明正德間吏部尚書碧川楊公吾家壻也序吾家譜尚稱為鵲巢全氏而先寧國府君竟以鵲巢顏其齋攷至正四明志鄞縣東五里開慶碑其始亦曰鵲巢惟開慶之舊名鵲巢者既不可攷今已廢為田而是碑之在碑上至今無恙乃不見于志豈以其為吾家之私而畧之歟乃為文以記之而家乘中舊有國并附于後長者曰前此浦廣二丈餘且甚深舟行自江入碑可直達侍御公神道下今則隘而不通矣嗚呼蓬萊之清淺幾度是碑幸得傳而猶不克見于紀述

使不為文以表之將吾祖之高行不幾湮沒而不傳乎

桓谿全氏義田記

宋室之南吾鄉先輩史汪沈諸公置義田以廩鄉人之窮者而專以義田廩其宗人者三家最初為樓氏蓋宣獻公之世父揚州安撫所創宣獻之父岐公欲增之而未就至宣獻始大之其繼為余氏蓋魯公為大叅守鄉郡嘗有志于此則草創于宋徵士菽和府君諱汝梅而成其子若孫先公過雲軒集中所謂義田宗老六公傳者也元之應氏童氏蓋又聞三家之風

而起者焉初先侍御公之遷鄆也在北宋初歷南渡以後未有顯者而侍御公次子入越九傳為穆陵之母家以龍潛之恩三世並列五等又一傳為邵陵之后家既兩世連戚晚子姓無不珥貂領節者穆陸以龍潛之舊曾遊于鄆而遯外氏祖系累至吾家至是遂加恩並賚官爵慶遠府下鄆縣取桓谿全氏世譜推侍御九世孫八人以上而菽和府君為宗子府君曰吾以天時人事觀之宗社殆將屋矣况有志之士亦不肯由戚晚邀恩澤也遂戒其兄弟弗出臨安乃以府君偕其弟汝霖並尚縣主谿上有碑故吾家所

築有司乃署名曰鵲巢標雙闕于上焉時府君辟從子姓分為八宅曰東宅曰西宅曰前宅曰後宅曰中宅曰田宅皆府君再從支屬也曰南宅曰北宅皆府君三從支屬也而府君為東宅既絕意當世乃草創義曰條約仿諸家之例其貧者計口計日而給之婚嫁喪葬各有助僅僅經始而卒遺言諸子當成吾志府君四子長雲可府君諱鼎孫次真志府君諱謙孫次本心府君諱晉孫而正養府君諱順孫出為後謙孫晉孫皆治慈湖之學府君所置之田一頃有奇鼎孫與晉孫稍稍益之頤孫謙孫又以一頃益之而鼎

孫長子者受學于謙孫自署味道子義襟尤篤為踵
益焉共四頃歷三世而大備迨元至正二十五年頤
孫為家督祭于府君之靈以告成申縣給牒以杜他
故于族中會推賢者一人司之曰義田局承奉于是
八宅之人感府君之敦睦而無以謚之也乃為呼之
曰義曰宗老府君之沒也未幾時而宋亡鼎孫兄弟
曰先人雖未受宋官然故宋戚也義不可出時尤以
為難嗚呼當其盛時不肯援洽陽涓涘之寵以博一
官及其亡也戚戚于殘山剩水是非百世之師耶而
况敦本睦族又如斯然而考之志乘樓余以下諸家

皆得紀錄而吾家缺焉則以府君世德不言而躬行
既未嘗為文以發之歲久而易湮也府君之義田散
于明洪永之際是時勾軍甚苦而府君之諸孫又以
家難多遭謫籍遂不能保其業八宅宗人有天不佑
善之歎迄于今五百餘年吾家子孫亦不復知府君
之世德如此不特志乘也先公修譜搜得至正中達
魯花赤所下承奉局故牒一紙既為之傳而予又撮
其大畧為之記未知其能繼先緒焉否也

寶積菴記

設為寺菴院之屬以守墓宋人最盛其登西府者甚

至請之朝以重其地而放翁以為非古明人稍易之
為墓莊使佃戶耕墓以司洒掃此變而合于禮者吾
始祖侍御府君之墓建菴于沙渚以奉香火蓋宋之
舊也宮詹府君重新之歲久漸以頽落七宅子孫將
重糾資以修葺而令予為之記夫墓者骨肉之所寄
也其魂氣則無不之今墓而有菴以司之則香火之
寄必有所依魂亦未嘗不在矣古人無墓祭以粟主
所不在耳府君之於是渚其平日歌哭之地也而又
有菴以司其墓即祀其主以妥其魂驄馬聲靈如可
矣馬或節候或朔望子孫固或不至酌它山之水烹

蕙江槎頭之鱖愛敬之思油然而其動禮意之變而不
失也正于是菴觀之自太平興國以來居谿上者已
八百年孫支駢盛代出而有列于朝西京萬石之世
澤不謂不永道守山有脉溯水有源初祖之世系其可
忘乎然門戶日大眷屬日繁而世教日遠后山之記
恩亭以為親屬則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易忘此
亦勢之所難免故以禮而言大夫以下無祀其始祖
之例而程子竟行之夫亦其心之所不能自己也况
吾全氏之子孫環始祖之墓而居使其忍然而置之
有是情乎雖然府君而降舊德綿綿咸淳八徵士之

家風義田六宗老之篤行本然本心之理學修齋墨
梅漁隱之雅韻侍郎之直聲宮詹之清襟非堂父子
之奇節先贈公之孤標此門戶之所憑也宋人其果
能守之而不墜耶然則其所當觸目而警心者不獨
霜露之感已矣嗚呼吾但欲宗人子弟其佳者足應
秀才之選其樸者亦不愧力田之科而蹈澆漓之習
勿淪苟賤之為則雖不能大有光於初祖而門戶之
羞吾知免矣不然居人不振先業之日零日落以至
于不保者可無愆乎即使幸而得保亦不欲以無藉
之後人覩顏遇此宗人其幸而以此言為迂也則是

菴之幸也

響岩先塋地脉記

鬼蔭之說生平所不信以為言之即令無有下中有
如曾楊廖賴之徒要非吾心所希覲則固不過謹避
五患而已足說者以為流泉夕陽古人不廢相度欲
以張鬼蔭之說之古不知都邑之異于墟墓也倘使
五患之外更有所營則是禮經墓大夫冢人所掌反
失之耶獨吾家响岩埏道則向來所言實中而先公
之深以為幸者正鬼蔭之徒所憾屬在子弟其亦可
審所趨矣響岩者鄆城南之勝地由沙渚而上五里

至蘭浦又五里為響巖其背為蕙江水北作聲則巖中應之一喞一于清空互答微類石鐘而山光蒼翠浮動天寒輒有鸕鷀羣集如雲唐賀秘監之別業也先檢討府君未通籍授徒巖下葛氏每講經之暇咄咄若有不怡者其徒叩之歎曰吾兩喪未舉是以為恨其徒曰前村有田甚高深可葬也請即以贈先生可乎府君大喜遂以葬其祖父不二十年侍郎府君果高其門而族祖聞夷先生者雅以地學自負過而歎曰誠吉地也其清氣繚繞殆宜世由館閣以至開府但惜穴後脉洩申於貴誣於富侍郎府君揚歷兩

京身後圖書法物頗富而祿廩所餘渺然諸子為治壙已不免於鬻田宮詹府君繼起清苦更甚甫致而不保其甲第有明三百年世宦之貧未有如吾家若也萬歷中堪輿師沈一鵬者老學也來相是瑩亦以聞夷之說為不易而嘆吉地之不能兼備如此先公曰此正吾家之幸也使先世為墨吏以肥其家其竟傳之無窮乎抑亦易斬之流也夫君子之不為墨吏未必果由于地脉然使果然則是出山泉水不害其清而一酌千金之可免也其為吉孰大于此夫地脉固有清有濁是瑩也蓋其清氣最完故世有介節今世

之言地脉者以求富為第一但見濁氣不至則瞿然
憂之其以為洩也固宜是時萬九沙編修在座嘆以
為名言其後為先公作行狀采及之而不肖更繫其
詞以為記

槿籬記

唐以前重族姓故世家之支派必詳阮氏之道南道
北裴氏之東眷西眷至今流傳而諸王至以馬糞署
名亦可笑矣唐宗室表中如所謂大鄭王房小鄭王
房者皆詳書之吳興沈氏不問支而問官則其變也
世家之學既替而偽譜始流布乃知古人之能坊其

流也吾全氏自侍御府君遷鄞六傳之後分為蘭馨
松盛四支又二傳分為東西前後中田南北八宅環
沙渚四里而居之其稱為荷花池諸全者東宅也培
田諸全者田宅也丙舍前全諸者中宅也丙舍後諸
全者前宅也豁上諸全者後宅也西宅故養子別自
為宗故曰七宅七宅之中中宅田宅南宅為盛而田
宅其尤也田宅之支又分為六蔓延直抵鳳山有曰
洞橋南街房洞橋北岸房蘭浦房槿籬房都廳門後
房留居舊宅者曰沙渚房其既于今孫支錯雜互徙
其居欲搜當日之芋區瓜疇以求故址不可得矣而

權籬獨無恙是籬也侍御十世孫安翁之所樹安翁
生元末見時事方渾濁隱居不出顧家貧甚以義命
自樂嘆曰昔白下之臺城皆環以籬門而何點居其
東固當極園亭之盛至陶公之籬有松有菊有梨有
栗有淮木有桃有李有柳有榆而且西疇有稻中園
有蔬亦已盛矣吾無有也樹之槿者取其生亦易墮
亦易也當時嘆為名言安翁無子而其群從日繁衍
遂共以槿籬名其房嗚呼詩三百篇言本支者皆託
之草木以比例今此籬之槿四百餘年矣世之夸遠
條者未聞有以槿當之者也而此槿則遠莫如之况

重之以安翁之高節子宗人其尚封殖嘉樹以無忘
角弓使吾家泥泥齷齷之盛如此槿也則植其盛即
以大其門者寵其籬否則慎所守焉弗蕩其閑以玷
其籬也因為之記而詳序吾家之眷屬以先之使世
有徵文獻而過此槿者問支亦可問葉亦可矣

先休菴府君墓樹記

十世祖休菴府君墓在沙渚之上有樟樹焉蓋四百
年矣長老相傳樹盛則吾家有達者否則枯吾家自
天啟以來門戶漸以式微而極亦蕉萃日甚奄奄若
待盡者不肖祖望每追隨父兄往展墓未嘗不徘徊

其下也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是以問故國
者在所畧焉而吾家之冢木與七族子孫相為消息
所關詎不重與自十年以來樹稍葱蘢有生意已而
漸童童如華蓋濯枝潤葉湛露泥泥其謂夜間有神
龍降之及雙燈熒熒雖出田夫野老之誕而要其暢
茂則大異乎前于是宗人爭相告語引領而望以為
積衰之可振不數年而不肖荐詞科成進士讀中秘
宗人以為此其應也夫科名身外之物不足以為邦
家重必其有可以光前烈格後昆者而後瑞應加之
而不以為褻小子行微學考何足以承先人之緒豈

區區釋褐之資而謂能感召冢木繁衍其本支則已
陋矣今夫王之槐耶以晉公魏公之名德重不徒以
三公也竇之桂即以學士兄弟之清望重不徒以進
士之同井也韓之桐耶以右丞之黨錮重不徒以護
法沙門之宰相也而況其下焉者哉然嘗見茶陵劉
學士二吾集謂其先丞相四世孫仁寬徙家石谿手
植黃連一樹大數十圍已踰百年其後半枯自學士
到谿上復榮學士為詩記之曰太乙燈輝猶照夜相
公樹老復回春真人張無為圖之校書錢之瑜題之
而復索長沙陳長史南賓為記古人于此亦如是其

津津而樂道之也蓋以其大者言之花竹和樂足驗
民生佳氣以其小者言之亦關乎一家之運會此即
中庸位育之說而非鬼蔭之謂也嗚呼封殖之功要
之於必世吾儕僥倖希心于不種之獲庶幾神爽所
憑叨樾蔭焉况樟者大江以南之嘉植也七年而始
別十年而始成其尚于宗人有厚望哉先府君為侍
御公之十世傳而南宅小宗也諱某夫人李氏又四
傳為侍郎府君諱某又二傳為宮詹府君諱某又四
傳為不肖乃再拜而為之記

宗讓里記

前明都督同知鹿園萬公以大將有功于倭亂而為
理學名臣其論漕事尤切中治道蓋古今儒將中第
一流也都督第在城中新街實與先侍郎居比連鳴
珂之里文武鼎盛而講學尤相睦都督已登五府養
疴杭之西谿先侍郎亦官至院長時有部使者為都
督樹坊于街之兩偏其西曰都督衙其東曰錦衣里
成有日矣適有自京師至者語都督曰全學士以不
肯撰青詞改南院矣南院一席本應慈水表學士往
表自請留撰文而全代之南都督瞿然起曰有是哉
學士之大節如此耶乃言于部使者願以東坊讓之

全氏部使者以書來告先侍郎曰此當道為萬公旌
功也鵲巢而鳩居吾弗敢也亟為書以讓都督而都
督曰吾已言之矣是亦枌榆之佳話也先侍郎終固
辭不敢受而都督亦遂并虛其西坊不果上至今此
兩坊者有双闕巍然而無橫石不知者或以為歲久
而圯也先侍郎阿育王山房集今已闕佚然尚有與
都督論學書及和其淮上諸詩因思吾鄉前輩荐紳
先生能以學行相簇厲即讓坊一節則都督樂善之
虛懷侍郎不苟之介志皆可想見陶公詩曰昔欲居
南村非為卜其宅間有素心人樂與共晨夕斯之謂

矣萬氏與吾先世通家之契最永侍郎孫宮詹與瑞
巖都督為社會于湖上慘世好也易代以來兩家甲
第皆已不可復問而附于前代世臣之遺者則諸先
人有同志焉九沙西郭與予論文尤篤因偶與西郭
語及之西郭嘆曰幸勿謂此事僅資談助也推此一
節可以消問田之爭可以愧王戎苦李之陋至于表
先德而徵遺獻又無論矣乃議以崇讓名其里而為
之記

先檢討府君丙舍記

出城西南二里有崇法寺焉據高岡為勝其旁為先

檢討府君之阡是岡也蓋甬上西南二道山水之會
凡城南山水之自仗錫來者千岩萬壑至它山而合
由南塘河以入城其西之自大雷來者千岩萬壑至
桃源而合由西塘河以入城南道為大宗西道為支
子其水胥會于城中之湖上故有雙清閣會泉亭以
志其地餘波之在城外者南道則循長春門而右西
道則循望京門而左胥會于城下之濠適當湖上雙
清之地祇隔雉堞一重為限而崇法寺岡實逕臨之
蓋山峙而水流水之所之山脉潛附以行是岡為二
道山脉所注以鎮水者是以平壤之中突然墳起近

世堪輿家不解忽以為四明府治之勢來自建輿之
錫山穿城渡江直抵候濤山而止此其說始于黃孟
清僉事而前此無有也不知建輿之山實光同諸峯
之支隴而逕與大雷一帶相應其水則原通小谿而
會桃源之流以入江左縈右拂若為二道之介紹者
非能獨擅其尊也是岡之所自蓋不止此夫惟二道
山水之會皆歸是岡故雖不甚峻而氣象盤延磅礴
為城外之偉觀其漢唐以來之故蹟最初則董孝子
之母墓在焉遊人過之必有詩而嬾堂臯父最工古
廟巋然墓下有潭久旱不涸相傳以為孝子廬墓泣

血之所宋則豐清敏公之紫清觀實居寺西沿河皆植蓮花其觀連延三十餘畝荆公為鄆令于寺最多題墨戴帥初詩所云驚風急雨舒王字是也其女卒即葬此寺中別有荆公祠未幾魏王愷之妃亦葬焉咸淳間袁尚書似道于寺左營南園曲廊修檻亭榭共十五區而趙氏鄮山書院亦在焉寺中舊有法智尊者之塔趙清獻公穹碑護之故遊人又呼曰祖關入元而清容學士修復南園其芳思亭羅木堂皆有詩入明而豐布政文慶重新紫清觀有故國十咏于是是固遊履不減宋時荐紳先生之葬者黃公孟清

而後不下數十家而堇山李侍郎營生壙時築堂曰景賢以慕豐表之遺先檢討所適在景賢堂之右叢桂數十風景明瑟丙舍雖小皆先學士之所經營其前有臨淵有沙滙水中成渚其左有橋其後為寺佛燈漁鼓時足助清致當時如張尚書東沙周都御史莓崖范侍郎東明豐考功人翁昌酌翰墨最多而學士有女已許屠辰州田權未嫁而卒祔塋阡旁開壙得石志則荆公女之銘也殤女之兆域先後如相待時皆詫為異事二百年以來日以頽矣高崗無恙流水潺潺紫清芳思之賢子孫何可多得故家門祚之

感不禁為之憮然

桃花隄記

鄆城西南有雙湖迤邐爭勝西湖即所稱月湖南湖即所以稱日湖者也西湖佳麗過于南湖所謂十洲三島者皆謂西湖之勝者也南北四橋以通往來直抵城下而止當兩宋時有長隄二其一曰偃月錢使君公輔所築王集賢益柔詩曰偃月隄成車馬道湖光如截天如抱而荆公亦有載沙築路之句取杭西湖白沙故事也在紅蓮閣下當時置酒務于湖北即湖汲水勞甚乃隄湖之中蓄清流作隄于其上以輓

轆引而注之皆以為便以今地望考之碧沚之後是也其一曰廣生元祐中隄以為放生池在壽聖院南其後趙使君伯圭築堂其上以今地望考之湖心寺橋之前是也有明以來二隄之遺跡不可復考先宮詹自鶴禁婦徙宅湖上買得竹洲一曲以為別墅舊時史忠定真隱觀也後為陸康僖祠至是婦于吾家構平淡齋于湖東構崧窻于湖南宮詹謂城下尚有閑田可修治為花隄以助竹洲之勝乃自水仙宮前築石直抵長春門履道坦然而藝千樹桃于其上隄之內雉堞參差茶灶琴床錯列其下以花為藩隄之

外湖光清泚畫船簫鼓時時過之以花為幕宮簷與
林下諸公結社時緩步馬嘗詩紀之曰偃月風流擬
白沙廣生樂育更誰家是也湖上遊人因呼之曰桃
花隄別墅未落宮簷下世陸先輩公明有園面隄復
修治焉二十年後兵大紛然湖上之高門縣簿盡為
摧落沿城上下皆成馬牧而隄又廢先是四明舊志
張羅吳表四家皆簡略二隄本末僅附見于舒中丞
信道朱舍人新仲記中鄞之談文獻者弗盡知也桃
花隄未遠耳近之修志者亦弗錄何其陋也予追隨
家君子遊湖上嘗指予曰此白石鑿鑿者雖大半殘
缺然吾家故物也予退攷之宮簷墓碑信然乃別為
記而存之荒城落日水色依然而錢趙兩使君之甘
棠吾先人之喬木莫有過叩問者良可感也

先侍御畫馬記

先侍御府君韋翁諱美開字吾衡先宮簷公孫而非
堂先生子也非堂先生善書以餘技作繪事侍御之
書亞于非堂而畫馬獨入神品侍御生而不凡王母
楊恭人奇之以為是汗血種也小字之曰駒郎陸大
行文虎嚴事非堂故侍御為大行婿侍御既承家學
又追隨婦翁以名節自勵高冠長劍峻峻諤諤雖一

貧如洗弗恤國難既作從戎江上累授侍御監軍已而東歸有大將來據宮詹宅為馬廐侍御憤甚中夜憤其廳事由是日鬱鬱侍御畫馬其藍本實出松雪之遺至是諱之或有不知而及之者則曰吾所師者宋遺民龔聖予父子之馬也爾既不知其莫視為畫時比之明初九龍山人之畫竹然山人所為特出于好奇而侍御胸中別有所不適嗣是遂秘不示人或

有賺之者輒盛稱聖予之人以及其畫侍御欣然出其得意之筆以贈之而舊時箱篋所貯有出松雪者悉焚之其實聖予之馬世無傳者侍御特重其人而已其時用上多畸士陸副使宇焜楊職方文琮李都事振玘慈人則魏山人更皆與侍御相晨夕終歲奔走山海間思然故國之灰壬寅除夕刊章名捕諸畸士皆豫焉欠年送禁省獄中五月八日間將廷訊侍御仰天嘆曰吾不可辱是夕暴卒葬于非堂先生墓旁陸孺人最孝非堂晚景甚困病後思酒不得孺人以女紅易佳醞日進之非堂集中有和杜公病橘韻詩以慰新婦者也每侍御畫馬孺人從旁為布景然自其家被籍所著百尺西樓集無存者而所畫亦希侍御于先贈公為三從兄長子宗然亦有志節陸大

行環堵集散失搜訪存之終身不求聞達無後

鮎埼亭外集卷二十二

鄞 全祖望 紹裔

記七

明初學校貢舉事宜記

偶閱永樂大典載明洪武八年中書省御史臺禮部所奉聖旨頒行學校貢舉事宜嘆當時所以作人者幾幾乎有三代之風而惜其後之盡廢也因撮其大略恭取他記以補實錄之所未備

明初生員分二等有府州縣學舍之生員有鄉里學舍之生員府州縣學舍生員有定額自四十人以下

為差日給廩餼而鄉里則凡三十五家皆置一學願
讀書者盡得豫焉又謂之社學蓋即黨庠孰序之遺
也府州縣學生員責任中令于民間俊秀及官員子
弟選充守令親身相視必人材挺拔容貌整齊自年
十五以上已讀論語四書孟子者乃得豫選在內監
察御史在外按察使行部到日一一相視有不成材
者黜退更擇人補之其所業自經史外禮律書共為
一科樂射算共為一科以訓道分曹掌之而教授或
學正或教諭為之提調經史則教授輩親董之自九
經四書三史通鑑旁及莊老韜畧侵晨學經史學律

飯後學書學禮學樂學算晡後學射有餘力或習為
詔誥箋表碑版傳記之屬其考驗時觀其進退揖讓
之節聽其語言應對之宜背誦經史講明大義問難
律條試以斷決學者不拘體格審音以詳所習之樂
觀射以驗巧力稽數則第其乘除之敏鈍學者苟能
是是亦足矣使如此實心率而行之而真材不出者
未之間也其計典則守令與教官各置文簿報之而
巡按御史按察司為政守令一月一考驗有三月學
不進者教授輩及本科訓導罰米巡按御史按察司
一歲一考驗府學自十二人以上州學自八人以上

縣學自六人以上學不進者守令教授輩及本科訓導罰俸府學自二十四人以上州學自十六人以上學縣自十二人以上學不進者教授輩及本科訓導罷黜守令答生員有父兄者亦罪之三年大比貢至行省行省巡按御史拔其尤者貢之朝守令即并其妻子資送入京恐貽其內顧也天子臨軒召見皆令說書一過期于可行繼試之文字試之射試之算即文字不工而射算上者亦取焉故槎菴小乘載國初有經明行修科工曹文詞科通曉四書科人品俊秀科言有條理科精習算法科諸科備者為上以次而

降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即此謂也其用之也有竟以為御史者有以為知州知縣者有以為教官者有以為經歷學縣丞等官者有以為部院書吏奏差者有以為五府掾史者不拘一例若鄉里學舍則守令於其同方之先輩擇一有學行者以教之在子弟稱為司訓在官府稱為秀才其教之也以百家姓氏十文為首繼及經史律算之屬守令亦稽其所統弟子之數時其勤惰而報之行省三年大比行省拔秀才之尤者貢之朝守令資送妻子入京天子臨軒試之加以錄用其學舍生員則俊秀升入學補闕食餼不

成材者聽其各就所業是當時立法直以三代人材望之天下而豈意行之不久而中替也自鄉里無需次之生員而學舍之中一為增而再為附人愈多而習愈惡是六藝之教盡弛而帖括講章之學可至卿相自守令之責不先而諸生之不肖反有進而挾持夫官長者馴至憤時之士竟以生員為蠹世之物而謂必廢之而後可以救世嗟乎曷亦取太祖頒行之事宜而讀之可也

明初辟台之典亦不一科有耆儒有隱逸有明經有茂才有懷才抱德有賢良方正有孝弟力田有聰明正直有文舉有孝廉有稅戶人才有儒士錯出難盡如金思誠以耆儒鮑恂以明經直補關學則曠典也

洞霄宮提舉題名壁記

宮觀之制詳李心傳朝野雜記其在大滌山之洞霄宮者竹垞言之備矣然曝書亭集所記自建炎元年始予考宋宰執之首領洞霄者呂惠卿章惇林攄而蔡京亦嘗以閣學一領其任雖其人不足稱而官不可泯也及復重繙正史泰之野記則即建炎以後者竹垞亦間有所遺予友趙五谷林請更書一通以補洞天掌故之闕宰輔之領宮祠大率以殿閣學士繫銜而年表中亦有但稱其階者章惇以通議大夫富直柔李申以中大夫留正以光祿大夫是也宋之以

殿閣寵舊相者觀文資政始有大學士之名其餘皆無之而年表紹興二十四年史才以端明殿大學士提舉乃誤文也職官志謂宰相不為大學士者自緒興元年范宗尹始而年表宗尹以大觀文提舉均屬衍文宋史舛戾如此最多竹垞記中亦或因仍書之姑舉一隅以見厓畧未始非厄史之一助已若程公許傳再提舉王隆觀未嘗在臨安奉祠其傳言史嵩之免喪以大觀文領洞霄公許劾之竹垞不詳閩傳文遂以公許列記中是則誤之甚者若翟汝文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見郡齋讀書志而竹垞取其靖康顯

謨原職書之皆失考也至其謂待制以下官當屬提點主管之職今攷宋則橫行幼職自武夫以下當得提舉官祠而朝野雜記謂從官係銜皆為提舉庶官則曰主管是待制諸官原屬提舉特宋制外祠得以餘官充而京祠則用大臣洞霄自臨安為行在已并內祠故自紹興以還無復侍從泣其任者耳亦非如竹垞所云也今所書一百十五人之外祇蔡密以集英殿修撰提點則宋史本傳明書之蘇携以直龍圖閣魯詹以直秘閣主管則汪藻張守所作墓志明書之皆未有冒稱提舉者也

宋紹興學官契帖舊本記

穆陵十集蘭亭凡一百一十七種江東諸府州所有摹本皆豫焉獨吾鄉無之此闕事也然予攷唐帖中有句章令滿騫五字者為蘭亭最古之本其中有開皇年號以為六朝以來秘府所藏唐太宗以賜韓王而崔液為之跋其後江南國主以撥鐙書法題之而徐鉉為之志其後又有紹興庚申史應物跋應物三傳而歸于吾鄉之李元洎少裴而攻媿先生記之是則吾鄉蘭亭第一掌故也唐人摹本以蘇承旨易簡本為最承旨有三本其一歸于吾鄉之懶堂舒學士

嘗與元豐諸賢觀于鄞城南之崇法寺精神無豪髮恨是第二掌故也趙侍郎明誠本前有龍眠蜀紙畫有軍像後有明誠跋明誠夫人李易安寓吾里之奉化故歸于史氏有紹勳小印是第三掌故也薛嗣昌定武本藏張衛公孝伯家者蓋又次之攻媿先生所藏有王安國題者當又次之高儕古藏有王厚之題者則又次之曹南吳志淳來鄞有瘦本九靈山人定為薛氏之物其後歸于大慈寺僧而九靈跋之則定武別本也然則吾鄉雖無特摹之石登于千集而故家儲蓄皆嘗得其最精者然此猶以卷軸言之若唐

初辨方本初出永興虞公所臨本藏趙明遠家者則真吾鄉之土物耳數百年以來諸所數者俱已散亡殆盡予所見者慈水姜湛園編修所藏定武本不損者其最也予家缸石損本其次也天一閣范氏有紹興學宮不損本又次之要皆吾鄉蘭亭之足登簿目者范君承恒乞予記其家藏予乃詮次舊聞以題于後

宋神宗桃源書院御筆記

桃源書院舊在城西武陵之林末即王先生酌古堂也迨王氏之裔由林末遷罌湖而書院未嘗移明初

始為官所有乃移之罌湖獨宋神宗之御書歷七百餘年巍然無恙嗚呼是真王氏之球璧也哉五先生之道其三皆以布衣終身即仕者亦不達而先生獨邀宸奎之賜固異數也桑海歷劫天府金石之藏且不可保而是額乃獨留一若有鬼神呵護之者王氏之子孫其幸為何如吾鄉之得拜御書者宋時自先生始其後遂日多史忠定御香寵茶手跡高宗筆也明良慶會之閣真草書舊學二字及送東歸諸詩壽皇筆也壽皇又嘗錄忠定野菴分咏以賜魏文節公而忠定四明洞天之題光宗在東宮時筆也史忠定之滄

洲鴻禧之碧江寧宗筆也史忠獻之墓碑理宗御製
并書者也鄭忠定輔德明謨之閣安晚之圃及甬東
書院趙清敏之真清亭乳泉及安貧樂道王直閣之
汲古傳忠陳清敏之世綸堂應衛翁之翁洲書院皆
理宗筆也而鄭魯公未生忠定時營壽藏于塔嶺夢
隔岸有蒼高懸嘗充達三字擁以蟠龍顏以泥金作
紀夢長句以志之忠定稍長聞魯公語遍閱釋道諸
書不得其解魯公曰蟠龍泥金殆御書耶兒志之忠
定既相理宗偶于燕閑詢其家世以先夢對理宗即
賜此三字懸之嶺上以成其兆王元恭修至正志特

載魯公之詩以為異聞其餘不見于紀錄者尚有之
而阿育王天童雪竇諸梵所賜不豫馬顧就中分別
言之或中興以來賢相或直節不屈宗袞或以清德
或昌其子或表其師斯足與御書爭光者也亦有幸
成夾日之功遂為當國之徑奎章愈富反滋物論者
是在當日已難槩論或求其傳或正不必其傳也乃
若是額之存則四明之學統所係登其堂者肅然起
酌古之思是豈獨王氏孫子之球璧也哉爰再拜而
為之記

山陰縣西北葛仙人洞記

浙東山水之附稚川以名者最多然不可信山陰縣西北六十里有葛仙人洞則宋末南康高士葛慶龍也洞中雲霧清瑟古蘚斑駁使人神骨清冽洞前一石像即慶龍也洞中有石鶴軒然則王主簿理得鑄以待慶龍者也洞旁多長松修竹風味瀟灑然在山陰道中尚非絕勝而其所以得名則但以慶龍故予攷慶龍字秋岩又號寄漁翁又號江南野道人晚號飛筆仙人及老卜葬于山陰又號越臺洞主即指是洞也南康人早年嘗入匡廬學浮屠稱瑋書記不樂中更為道士卒返于儒潛谿聞之臯羽以為即廬

山人者非也放浪江湖中巨公名卿酒徒劍客多與之游以上采霏雪錄中語其詩務出不經人道語甚者勾棘不可句酒酣落筆颼颼不自止皆鵬寰海怒歛起無際

然為人簡躁喜面道人過有所忤即發洩無留隱人亦知其磊落無他腸然多疏之嗜聞音樂又不甚解居一室雜懸藥玉磬鈴醉後自揚扇撼之閉目坐聽

殷殷有聲至睡熟扇墮乃罷以上見潛谿集初慶龍流寓鄞

之南湖延慶寺其為詩尚拈唐律喜精整有什一集

然多不自收以上見清容集則潛谿所云慶龍詩乃其晚年

之變境也晚尤落魄依王主簿居每遊石洞見樵獵

過者必祝以為有神慶龍乃刻已像洞前稱洞主潛見
集年逾七十兒齒童顏終歲不澡沐肌體清潔衣無
蚤虱風日清美即乘笋輿遊天衣雲門諸勝霏雪錄將
死遺言葬我當于是洞且周儀衛鼓吹為導使樵獵
祝我如山神潛集故至今人稱為葛仙予求慶龍谿
所著集既不可得于諸書中見所載慶龍詩似非其
至者求其如潛谿所云奇氣橫發欲騎日月而薄太
清者未之見也慶龍以其才忽而釋忽而道忽而儒
其究也慕為仙為神非果好怪也遭時之亂胸中殆
有取取不可下者而臯羽諸公未盡為之表白然則
慶龍之不盡見者豈徒其詩而已哉老友五嶽遊人
鄭性同遊聞予言曰然請記之吾將勒石于洞以為
慶龍慰重泉之靈且慶龍固亦吾鄉之寓公也爰序
次而昇之

遊華不注記

予以辛亥七月從歷下南歸先束裝之一日向羅學
使竹園借騎往城東遊華不注峯以前此往遊時苦
寒弗果登而前輩盛稱鵲華秋色故再過之是日尚
覺炎熇華陽宮沙門笑曰檀越之來不寒則暑山中
亂石橫亘蹊徑蕪塞何自苦為予不聽策杖至山半

有洞賓祠蓋遺山所夢地也沙門波華泉至拾亂薪烹之小憇直見渤海時則天風颯颯始知秋氣山門青綠隱隱初有萌芽道元卓板秀澤虎牙兀立之語可為神肖不能復措一辭沙門為予言明德邸在歷下時此間花鳥之盛不下虎邱今則華泉一綫漸淤為小溝遊人亦鮮過者于是西爽漸斜僕夫促駕遂循鵲山而西竹園方治具話別乃書此以柬之

祭甲申三忠記

甲申之難左班十九忠臣其曾任吾鄉長令者御史王忠烈公故鄆令檢討注文烈公故慈令吾鄉則御

史陳恭愍公也忠烈文烈之令吾鄉愛民下士古來循吏所不能過故其殉難也鄆人歲以三月十九日祭忠烈于天封寺慈人則祭文烈于城西而忠烈有子瞻卿丙戌嘗知鄆縣事其後殉于金華鄆人祭忠烈因以瞻卿配其後廢弛者六十年矣今年予與慈人鄭君南谿議于府城合祭之而增入恭愍董君愚亭遂謀為置田以永其事嗚呼桑海之變吾鄉死國者六十人遂為忠義之邦此固出于三百年之教化而忠烈文烈之所薰陶其時最近抑亦恭愍之所倡率也惟忠與義歷百世而不可泯于斯祭也尚有所

觀感哉

謝御史再入院補題名記

桂林謝御史以言事得罪遣戍同官以其得罪也削去其題名聞者駭之不十年御史還

朝再入臺曩時同官創此舉者蓋已外遷至藩使被遠入西曹于是臺中補列舊額而御史自為之記以示予御史之言曰題名者特以其曾為是官耳觀温公諫院之文是稱職者題之以為法不職者題之以示戒未有竟削其名者也予曰斯言固也然而削亦有例宋寇萊公之貶崖州也錢惟演于樞使碑中削之明阮

大鉞麗逆案姜如須于行人碑中削之所削之人不同或可詫或可快要其事固有之昔人有言曰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時之小人其不為時局所翻者固無幾耳彼奮然取寇萊而削之者亦以為實有所見而幾與姜如須之義憤同也御史昔所論者為何南撫臣舊亦常在臺中其後貴盛無比彼同官者方宜深慕而思効法之而惟恐不得也而御史乃搯白簡以擊之至膺嚴譴則其快然而必欲削也固宜迨酷吏之奸私既著累已見詰于詔書又幸而遽死御史又

賜環重入臺使同言者而猶在臺則必重為補也曷足怪哉然御史之言又曰吾往者誠過過之可補猶此額也予謂此特立言之體耳予于御史為同官後輩辱相知最深薑桂之性非如橘枳梅杏之易移也此老崛強補過之說將無託之空言夫

廣陵相公傷逝記

明太師劉文靖公之家居也楊文襄公以故相起為三邊總督謁之洛陽里第文靖咎之曰公為閣臣而今乃俯就此任政府之體吾恐其自公而褻也文襄有媿色予竊謂唐宋宰相其出為牧伯而復入中書

者不可指屈大臣受國恩亦豈得以內外資地之隆殺為去就文靖宿德老臣而為是言似乎不廣然有明官府之儀數則固如此故自吏禮二部及翰詹長官輒不欲外任以其損入相之望也今海寧相公陳公之夫人長洲相公宋公第四女也宋公六女長者適合肥相公李公之子宮詹學士其次適太倉相公王公其次適海寧顧侍郎其次即相公其次適長洲繆宮諭獨少女適陳氏者勵以甲科知南充縣襟袂相連俱在翰詹坊局清華之選而宣麻者二開府者二前代晏元獻公以善擇壻稱亦未有若是之盛也

方相公官吏部侍郎兼掌院學士已而出為廣西撫軍當改吏部為兵部去掌院銜夫人愀然不樂者數日內外親表姑婦聞之皆不解其所以爭來慰問則曰少宰與翰長皆入相之資也今一麾而出委蛇羸官豈非恨事吾與以見仲姊矣聞者皆笑之而同館老臣相告曰古人所以重世家者豈不以通明典故諸習體統有非小家子所能者乎今觀夫人之言乃知天下膏粱之貴其所見固有不同足以證明三百年來之史案相公撫軍四年入司工部已而卒正揆席則夫人已先卒矣沙堤拜命泫然流涕悵夫人之

不及見也嘗語臨川傳郎李文穆堂欲為文以記之而侍郎轉以屬之予予以為王事之不可以內外分若人臣之誼也若今之官翰詹坊局者不安于侍從之枯寂而垂涎于外吏之足以自潤甘去清華而思叢雜斯則可耻也是夫人之所不屑見者不特文靖所羞稱也是為記

燕堂奉母圖記

江都馬母汪太孺人未昏守節歷經大吏上陳天子旌其閭初太孺人居甫及笄忽有孤燕來巢日徘徊窻前不能去其家皆心惡以為不祥而弗敢

言也未數日而果驗太孺人嘆曰天定之矣既歸馬氏撫其為後子開熊甚篤開熊稍長感柏舟之節而睠懷于鞠子之恩惟以不當太孺人晨昏之意為慰左右就養無方太孺人曰汝何以事我其亦讀書敦行斯為孝矣已而開熊學行皆醇備宣文絳幔之暇優游錦背融融如也內外親表乃共署其寢門曰燕堂以美之太孺人以天年終不幸開熊亦中道下世其弟秋玉流涕曰吾世母之大節有詔有祠有狀有志有表有家傳亦足稍慰青燈苦嫠之素矣而吾兄之至性其誰為寫之者于是燕堂奉母圖而屬予為

文以記之嗚呼太孺人當讀女戒之時貞禽已為之感召斯其素行之足以陵霜蹈雪通于神明非猶夫一時激發慕義好名者所可比也世儒論此案者多泥禮文以相疑難或且搯女而不婦之說以為微詞予謂此在遺經有可勞證汪錡鬢年而執干戈以衛社稷則孔子以為可無殤也若如世儒之論則汪錡可以無死而死當在不弔之列矣而何以聖人不然又况太孺人之大節天且弗違先時而告其應九重雙闕之榮又何歉歟雖然莫為之後雖美弗傳開熊之純孝天之所以報太孺人而弗負其節也開

熊賈志以歿而又有其弟勤勤懇懇不欲泯其兄之遺行則又天之所以報開熊也則一門之鸞停鶴峙皆燕堂之貞符也開熊名曰楚一字橘園秋玉名曰璐其少弟佩兮名曰瑄予徵車同籍也

笠山圖記

東浙山陰之臨浦有小山焉蓋一卷石之多也予友徐君廷槐世居其地從而名之曰笠山同以為字雍正庚戌秋君以新進士需

召見與予密邇邸舍蹇驢短褐朝夕過從乃出舊所繪圖屬予作記君為伯調先生之孫少以文章雄于

海內珠盤之會所至傾倒其群然而天性冲夷淡蕩遺棄一切是以公車老困僅得一第即謝選人之籍乞改廣文以歸論者惜之不知君之得于山水者深固不以盈虛屑屑也雖然會稽古今山水之窟華床茶灶所堪枕流漱石之區目不暇接其最著者夏后氏之穴周官淮海作鎮之山於越之臺右軍太傅修禊之亭秘書勅賜之宅殘宋之攢宮臯羽白石冬青之寺抱遺老人之居青藤之閣皆至今存君以笠山崛起雄長其間振部婁而成松柏可謂壯已山陰故予先人舊里有祔榆桑梓之遺屐齒往返一歲數至

獨于笠山未到茲搜君圖并讀自序蒹葭秋水之慕
約畧得之邇者笠山已東駕將行西風翔鴈即以此
當離亭之句笠山歸其掃三逕以相待吾當乘春波
南下過問伯調先生遺書再話春明舊雨時也

題蓮花莊圖記

歸安姚兄蕙田所居為松雪王孫故址世稱蓮花庄
者也松雪之後歸于莘氏世稱棗強莘令以善画著者
也然于是莊皆未嘗有圖詠者亦缺事也蕙田居此
已四世一日讀右丞孟城坳之句而有感也因令敬

亭沈高士樗厓繪之于素自為文以記之而復徵言
于予浙河東西山川皆清遠而吳興池亭臺榭之勝
尤與杭越鼎足其在前人掌故所錄者至今尚令人
神魂飛動顧惜其不可復按蕙田謂陵谷之易以板
蕩而丹青石綠遂足綿亘于天荒地老之餘而不朽
耶畫師之神力未必若是之遠也則亦不過好事者
之惓惓而已夫清景不罹俗物則其福命未有艾者
是莊自季宋以來代有雅人居之劫火頻乘靈光無
恙蓋其乞靈于大造者有深幸焉蕙田以烟霞之癖
驅使翰墨方將撰蓮花莊志用補前人之闕而搜文

獻以寔之予聞清江教叟繼公閩人而居于苔上松
雪兄弟師之其說儀禮在是莊也笑渠百頃之旁當
日書帶之草或者尚有存焉其曷為我訪之

冬心居士寫燈記

吾友錢唐金君壽門畸士也其博學好古似楊南仲
古文詞似孫可之詩似陸天隨其磊落似劉龍洲潔
似倪迂尤喜狎邪之遊似楊鐵崖而其癡甚篤遠似
顧長康近似鄭湛若以故奔走江湖間所際會亦不
少而年過五十拓落如故初浙中學使者帥公蘭臯
嘗以壽門應詞科之檄力辭不受而蹇驢之都下或

問之則曰吾特欲觀徵車中人物果何等耳數月蠹
中金盡始歸壽門所得蒼頭皆多藝其一善攻硯所
規撫甚高雅壽門每得佳石輒令治之顧非飲之酒
數斗不肯下手即強而可之亦必不工壽門不善飲
以蒼頭故時酤酒硯成壽門以分書銘其背古氣益
然蒼頭浮白觀之其一善磬東絹作烏絲嘗遊燈市
擇其品之最高者買歸以烏絲界之清瘦有寒芒令
壽門作分書其上則石湖詩中所稱吳燈不足道也
於是壽門雖窮愁時時有戶外之屨或以硯或以燈
其銘硯之多遂成一集而其寓揚也則燈之行為尤

盛夫以壽門三蒼之學函雅故正文字足為廟堂核
石經勒大學不勵區區銘硯已也而況降趨時好至
于寫燈則真窮矣雖然吾觀壽門窮且老顧其著述
益深湛其平昔所嗜好一往而情深如故也則誠不
能不謂之癡之至者冬心居士者壽門五十所別署
也

